

今日的苏联
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人民出版社

今日的苏联是 各族人民的监狱

大连海运局工人理论组
嘉 荣

人 民 出 版 社

新
平
知

解
覺

PDG

今日的苏联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大连海运局工人理论组

嘉 荣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88,000 字
1978 年 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1·1601 定价 0.29 元

知 学
PDG

目 录

一	苏联的民族问题	1
	(一)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1
	(二)沙俄帝国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侵略史	4
	(三)沙俄的民族压迫打破了世界纪录	11
	(四)十月革命粉碎了民族压迫的枷锁	15
	(五)苏修新沙皇是老沙皇民族压迫的继承者	18
二	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	22
	(一)俄罗斯新资产阶级分子控制党政要职,打击和 排挤非俄罗斯民族干部	22
	(二)残酷地镇压和屠杀非俄罗斯各族人民	28
	(三)大搞民族迁移,强制实行俄罗斯化	36
	(四)随意吞并和重新划分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疆域	47
	(五)一些小的民族人口锐减,有的濒于种族灭绝的 境地	49
三	经济上的剥削和掠夺	53
	(一)疯狂掠夺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强制民族经济畸 形发展	53
	(二)对农业实行低价和高征购	64
	(三)通过财政预算进行掠夺	70
	(四)榨取廉价劳动力	74

(五)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落后，非俄罗斯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76
四 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	91
(一)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	92
(二)残暴地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101
(三)篡改、阉割和歪曲历史，扼杀民族意识	113
五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反抗斗争日益激烈.....	128

一 苏联的民族问题

(一)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众多,民族地区幅员广阔。

根据 1970 年全苏人口普查材料,苏联现有民族和部族 119 个。俄罗斯族人口为 12,901 万人,占全苏人口的 53.4%;非俄罗斯族人口为 11,271 万人,占全苏人口的 46.6%。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乌克兰,有 4,075 万人,占全苏人口的 16.9%;其次是乌兹别克,有 920 万人,占全苏人口的 3.8%;再其次是白俄罗斯,有 905 万人,占全苏人口的 3.7%。人口最少的是阿留申族,只有 440 人。

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地区幅员广阔,地大物博。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俄罗斯民族居住地区的土地面积为 796.8 万平方公里,占全苏领土的 35.6%;非俄罗斯民族居住区域的土地面积为 1,430.8 万平方公里,占全苏领土的 63.9%。在非俄罗斯民族中,居住地区土地面积最大的是雅库特,有 310.3 万平方公里,占全苏土地面积的 13.9%;其次是哈萨克,有 271.7 万平方公里,占全苏土地面积的 12.1%;再其次是乌克兰,有 60.4 万平方公里,占全苏土地

面积的2.7%。

列宁在分析民族问题时指出，俄国的民族问题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57%）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8页）

事实情况，正如列宁所深刻分析的那样，俄罗斯族居住在中央大块地区，在东南西北四周边疆居住的都是非俄罗斯族。在西部边疆，住着卡累利阿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在南部边疆，住着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在东部和东南部，住着阿尔泰族、哈卡斯族、图瓦族、布里亚特族、阿留申族、犹太族、科里亚克族和楚克奇族；在北部边疆，住着雅库特族、埃文基族、多尔干族、涅涅茨族、汉提族、曼西族、科米族和科米-彼尔米亚克族。

这些住在边疆地区的非俄罗斯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例如，卡累利阿人有同族人住在芬兰，阿塞拜疆有同族人住在伊朗，亚美尼亚有同族人住在土耳其。至于摩尔达维亚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称为瓦拉几亚人或达克-罗

马尼亚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9页),有他们同族人住在罗马尼亚。

住在边疆的受压迫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具有比较发达的文化,有比俄罗斯族更为古老的文明历史。俄罗斯人是在公元十五世纪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莫斯科公国,但是乌克兰早在公元九世纪就有了国家形式的政权——基辅罗斯。基辅罗斯的手工艺很发达,有六十多种,其中镀乌银的银器和镶珐琅的金器和铜器,是远近都很驰名的。基辅罗斯同当时的拜占庭帝国以及西欧和东亚,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立陶宛民族早在公元十三世纪的前半期,就在立陶宛境内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国家——立陶宛大公国。在十四——十五世纪最盛时期,它的领土扩大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西部。

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更是比俄罗斯族发达得要早。还在纪元前九世纪时,在亚美尼亚就出现了文化高度发达的乌拉杜国(梵王国)。纪元前八世纪到七世纪,在阿塞拜疆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米太国。纪元前六世纪到四世纪在西格鲁吉亚建立了格鲁吉亚科尔希达王国,在东格鲁吉亚和南格鲁吉亚建立了伊比利亚王国。北高加索地区,还在纪元前二、三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铜器和青铜时代。

中亚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更是具有悠久的古老文明的民族。早在纪元前一千多年前,这里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先后建立了撒马尔干帝国、花拉子模汗国、月即别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当时,这里是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手工业

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东、西方的文化发展都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俄国西部边疆的各个民族,例如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由于受到西方影响较大,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比俄罗斯中部地区较早,发达程度也比俄罗斯本土较高。列宁于1899年写的著名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经大量地引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材料。例如,还在十九世纪末,乌克兰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采矿、冶金、煤炭和机器制造工业的主要基地,乌克兰的铁路就占了俄国全部铁路的1/5。

(二) 沙俄帝国的历史是一部 血淋淋的侵略史

这样许多的国家和民族,是怎样被俄罗斯帝国囊括在它的版图之中,置于俄国沙皇的奴役和统治之下的呢?只要我们翻开史书,立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沙皇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侵略史。俄国老沙皇凭借武力,依靠着火和剑,侵占了它四周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征服了居住在边疆的上百个民族。所有同沙俄毗邻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不曾受过它的侵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页)

十五世纪以前,俄罗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还处于被许多封建小公国割据的状态。十五世纪末期,莫斯科大公

削弱和吞并了周围各小公国，才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当时它的版图还是很小的，“这个地区最西的省份是普斯科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最南的省份是库尔斯克和沃龙涅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4页）当时的领土尚不及现在版图的百分之一。

1547年，伊凡四世不满足于“莫斯科大公”的称号，自己加冕改称沙皇，用以表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妄图建立斯拉夫帝国的贪婪欲望。从此，就开始了沙俄帝国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三百年来，俄国沙皇换了一个又一个，俄国的剥削制度也变了几次，由封建农奴制发展到资本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但是直到它覆灭为止，它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没有一时一刻收敛过。马克思在揭露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

1552年，伊凡四世亲自率领15万军队侵犯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的鞑靼人国家——喀山汗国。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地势险要，俄国沙皇对此早已垂涎三尺。俄国沙皇依靠大炮、战车等优势兵力围困喀山城堡一月有余，最后趁城内军民疾病蔓延、饮水缺乏之机，用火药炸毁了城墙，才攻破了城池。俄军进城后，野蛮地屠杀喀山人民，几乎连妇女和小孩都被杀光。俄军又纵火烧城，喀山城几乎被夷为平地。

沙俄吞并喀山汗国之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到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阿斯特拉罕城地处伏尔加河入海口，是里海北岸的重要口岸，是欧亚商道上一个重要贸易中心，东

方的布匹和丝绸，喀山和俄国的毛皮和其它商品，都由此输往各地。因此，莫斯科早把它作为侵略扩张的对象。1554年夏季，伊凡四世派兵3万进攻阿斯特拉罕城，1556年8月，便把阿斯特拉罕汗国并入俄国版图之中。

1557年，沙皇俄国越过伏尔加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乌拉尔，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征服了早已在那里建立了国家的巴什基尔人、马里人、乌德摩尔特人和楚瓦什人。

海拔五、六百公尺的乌拉尔山是挡不住俄国沙皇疯狂侵略的野心的。从十六世纪末，它便跨过乌拉尔山，疯狂地掠夺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涅涅茨人、曼西人(沃古尔人)、汉提人、埃文基人、楚克奇人、雅库特人、犹卡吉儿人、科里亚克人，是一些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对于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沙俄在西伯利亚进军的路上，在征服这些骁勇的民族时，采取了野兽般的屠杀政策，常常是整个整个民族被消灭。在沃古尔民族中留传下不少诗歌，愤怒地控诉俄国沙皇征服西伯利亚各民族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于是他们侵占了我们的国家，
侵占了我们的江河森林。
他们强迫各家各户，
都向他们贡献礼品。
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妻子，
我们就做了奴仆，
伺候他们还得谦恭驯服。
随着俄国人的到来，

死神也悄悄地随着飞来，
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病害，
给我们的牲畜带来了瘟疫……

如果说，以上这些都是沙皇赤裸裸的武力侵略的话，而十七世纪夺取乌克兰，则是采取了阴谋收买等卑劣手段。1648年，乌克兰人民展开了反对波兰贵族压迫的解放战争。1654年，沙皇俄国利用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要求结盟共同抗击波兰的机会，吞并了乌克兰。乌克兰在加入俄罗斯帝国的时候，曾提出条件要保留相当多的自治权利。沙皇阿历克塞赌咒发誓，一定要尊重这些权利。但过后不久，彼得一世及其继任者们便以种种借口，把这些权利一项项地剥得精光，从而使幅员广阔的乌克兰便完全置于沙俄帝国的统治之下。

白俄罗斯，是俄国沙皇从波兰贵族手里一块一块地抢劫过来的。177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从波兰手里夺取了莫吉廖夫附近的白俄罗斯地区，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时又获得了明斯克附近地区，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窃取了整个白俄罗斯。

十八世纪以前，沙皇俄国还是一个内陆国家。那时沙皇的野心虽大，但力量不足，所以这个时期的对外侵略扩张，还是推行地域性的蚕食政策。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俄国农奴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农奴制内部资本主义关系日益发展，为了满足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的阶级利益，俄国沙皇便把觊觎海洋的欲望变成为疯狂的侵略行动。1700年至1721年，彼得一世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同瑞典进行了长期的北方战争。沙俄为了抢占那“每滴海水都值得用金子来衡量的波罗的

海”，耗费了700多万卢布，建立了一支波罗的海舰队。依靠这支海盗队伍，沙皇俄国夺得了波罗的海的海上优势，1721年迫使瑞典人订立了和约，俄国人抢占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北部和卡累利阿的一部分。在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沙皇俄国又趁机抢占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另一部分。

摩尔达维亚在公元十四世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公国。十五世纪后被土耳其占领。俄国沙皇早就贪馋这块肥沃的土地，于是在1711年发动了俄土战争。沙皇利用它在战争中取得的有利地位，迫使土耳其订立条约，将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大块领土并入俄国的版图。1806年沙皇又派库图佐夫率领几万大军侵犯多瑙河一带土耳其所属诸小公国。1812年，沙皇又从土耳其手中抢劫了水草肥美的比萨拉比亚草原，至此，整个摩尔达维亚便紧紧地被裹在俄国沙皇的皇袍衣襟之下。

高加索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是从东欧、中亚到南亚的主要通道之一，而且自然资源和农牧产品极为丰富。俄国沙皇早从十六世纪下半期，就南下到北高加索山区，开始对北高加索山民（车臣族、印古什族、契尔卡斯族、卡拉恰伊族、奥塞梯族、卡巴尔达族、巴尔卡尔族以及达格斯坦各部族）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征服。1560年，伊凡四世打着“援助”北高加索某个契尔克斯部落酋长的幌子，派兵侵入该地，接着就在铁列克阿、松查河流域修建寨堡，设立哥萨克军屯，同时策动山区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趁机一个一个地吞并了这些民族的领土。彼得一世开始越过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开始入侵到外高加索地区。彼得沙皇亲自到高加索山区的帖尔卡堡，下令往南抢

占土地,另建新城“圣十字架堡”,作为俄国侵略南高加索的基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进入了征服外高加索的新阶段。1789年沙皇俄国利用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之间的矛盾,趁机宣布格鲁吉亚为它的藩属。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吞并了东格鲁吉亚诸公国,以后又陆续侵占了北部与西部格鲁吉亚地区。1805年,亚历山大一世发动对波斯的战争,进攻巴库汗国。次年巴库汗国降服,邻近的库巴汗国也被沙俄侵占。1813年波斯战败,被迫承认北阿塞拜疆诸汗国并入俄国版图。1826年,沙皇俄国又派兵侵占了现属于亚美尼亚地区的埃里温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

俄国沙皇想要侵占哈萨克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还在1717年,彼得一世就派遣了数千人的军队远征中亚地区,蓄谋占领这块通往印度的道路。彼得一世曾经贪婪地说:“只要能一纸条约使它接受俄罗斯帝国的庇护,那怕耗费巨资,甚至耗费百万,也在所不惜。”1734年,安娜女皇下令建立奥伦堡,作为侵略哈萨克的基地,以后,便不断用武力蚕食哈萨克各部落的土地。与此同时,沙俄又采取讹诈、欺骗、收买和颠覆等种种阴谋手段,使哈萨克小帐、中帐相继落入了它的魔掌。1822年和1824年,沙俄政府蛮横地废除了哈萨克中帐和小帐汗的政权,把中、小帐的领土全部并入俄国版图。1846年,尼古拉一世进一步逼进大帐哈萨克,大帐哈萨克被迫臣服俄国。至此,沙俄便完全统治了哈萨克斯坦。

沙皇俄国在哈萨克斯坦站稳脚跟之后,又于十年之间征服了中亚的三个汗国。1863年沙俄军队首先攻占了浩罕汗国的重镇塔什干,接着又于1866年侵占了连接浩罕与布哈拉汗

国的交通要地霍占。1868年沙俄向布哈拉汗国提出苛刻的逼降条件，遭到拒绝后，就用武力夺取了布哈拉的重要战略据点乌拉·秋别、吉扎克，最后也终于消灭了布哈拉汗国。1873年5月，沙皇又用武力征服了希瓦汗国。

吞并中亚三个汗国还不能满足沙俄贪得无厌的欲望，它的两眼又直盯盯地望着中亚最后一个地区——土库曼斯坦。1880年开始了对土库曼的征服。俄国将军斯科别列夫率领1万多名士兵，携带97门大炮，向土库曼部落大举进攻。土库曼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俄国刽子手在攻下城堡之后，残暴地杀尽了城堡中所有男子，并且追杀逃亡的军民8,000余人。1881年沙俄军队侵占了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终于把中亚全部囊括到沙俄的版图之中。

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领土更是垂涎欲滴，疯狂抢劫。早在十七世纪四、五十年代，沙俄匪徒波雅科夫、哈巴罗夫之流就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强占中国尼布楚，雅克萨等地方，制造多次骇人听闻的烧、杀、抢、掠的暴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趁机勾结西方列强，推行瓜分和掠夺中国的殖民政策。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沙俄先后使用武装侵略和外交讹诈等卑鄙手段，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中俄伊犁条约》等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吞并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沙皇俄国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国家。正如1858年马克思在评论《中俄璦琿条约》时所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

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这就是三百年来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史。在它那二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到处都残留着被俄国殖民者拔掉的国界碑桩的痕迹，每一寸土地上都浸透着被征服的人民的血和泪，在一百多个民族的心里，永远埋藏着他们被征伐、被屠杀、被奴役的痛苦的回忆，积存着对沙俄殖民者的深仇大恨。恩格斯曾经指出：“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脏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脏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

(三) 沙俄的民族压迫打破了世界纪录

俄国沙皇对他征服的一百多个民族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统治，他在凶暴地迫害与疯狂地掠夺国内各族人民方面，“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4页)

沙俄在它征服了的土地上疯狂掠夺，把大批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赶出草原，挤到深山狭谷和干旱的沙漠里，然后把他们肥沃的田畴和茂盛的牧场圈占起来，分配给俄罗斯封建贵族与地主和哥萨克军官与富农。据当时沙皇政府移民局的资料，从1907年到1914年，在北吉尔吉斯泽特绥州，在从吉尔吉斯人手中夺取的土地上建立了41个俄国人村庄，到1913年沙俄在这里共夺了450万公顷的最适于农作物的土地。一个国家杜马的黑帮代表疯狂地叫嚷说：“吉尔吉斯人是成吉思汗和跛帖木儿的后代，因此，对待他们就应当象美国对

待红种人那样。”

在北高加索地区，俄国殖民者纵火烧毁了那里的城堡和村庄，将大批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契尔卡斯人、卡巴尔达人和奥塞梯人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赶走，他们的田园、牲畜和财产遭到了疯狂的掠夺。从1858年到1864年间，北高加索地区约有40万山地人民被这样驱逐出去。山地人民以极贱的价格出卖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群和用具，迁散流离到伊朗、土耳其等异国他乡去。

沙俄对它征服了的民族实行极其残酷的奴役和野蛮的压榨。它压迫乌克兰的农民，强迫他们每周为沙皇政府和俄罗斯地主服3天到6天的劳役。它又把农奴制强加到乌克兰人民的头上，在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的乌克兰，就被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一世把200万乌克兰农民降为农奴，分赠给俄罗斯地主和贵族，或者将他们象牲畜一样的拍卖出去。那些不肯顺从的，就要遭受残酷的折磨，被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乌克兰人民咒骂女皇和地主，他们在留传下的民歌中唱道：“叶卡捷琳娜，你这个母夜叉，看你干的好事！你把快乐的家乡，广阔的草原，糟蹋得一片荒凉……”。乌克兰著名作家舍甫琴科在他的《我生长在异国》和《梦》等诗中，深刻地描述了农奴生活的可怕图景，他谴责俄国沙皇，把乌克兰“钉在十字架上”。

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沙皇的将帅把当地的居民成批成批的掳走，然后当奴隶拍卖出去。俄国沙皇的官吏、商人、牧师和僧侣跟随着侵略者的军队前进，他们向当地居民征收苛捐杂税。在西伯利亚地区，十九世纪初仍按1763年的人口调

查摊派捐税，由于人口减少，人们不仅要为自己纳税，还要替已经死去的人纳税。商人们则贱买贵卖，重利盘剥；有时故意算错账，进行坑蒙拐骗；有时用酒灌醉土著居民，无代价地拿走醉者的毛皮和山货。牧师和僧侣则侵占居民的土地，建筑教堂和寺院，掠夺当地居民，迫使他们受礼入教，逼迫教民为他们送礼。

由于沙俄的残酷统治，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经济衰退，畸形发展，人口锐减，社会发展迟缓和停滞。沙皇政府禁止在民族地区发展工业，力图把边疆地区长久地停留在受俄罗斯中央地区剥削的纯原料产地的状态。它强迫中亚地区毁掉牧场和粮田，片面发展棉花生产。过去中亚的粮食自给自足，如今不得不日益仰赖从俄罗斯输进。非俄罗斯族人民在沙俄帝国和当地封建王公双重压迫下，生活日益贫困，连遭饥荒和破产。哈萨克地区，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人们的牲畜减少了1/4以上。到1903—1908年期间，已有65—70%的农户濒于破产的境地。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地区，到1812年前后，耕地面积大约减少了一半，农民几乎丧失了他们全部的牲畜。非俄罗斯族人民由于饥饿、贫困、黑暗、愚昧和瘟疫疾病的折磨，人口锐减，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的死亡率更高。在从1903年到1913年的十年中，吉尔吉斯的人口减少了7—10%，而新生婴儿的死亡率竟高达30%。在西伯利亚地区，有许多民族整个村庄和部落，在几昼夜间死得一个不剩，还有许多民族和部族甚至已经灭了种，至今人们连这些民族的名字都无法查找出来。

各族人民不堪忍受沙皇的统治，纷纷举行起义，此起彼

伏，从不间断。1552—1558年喀山各族人民反抗沙俄的侵略，不断组织起义军，进行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侵略者。1755年发生了巴什基尔起义。起义军领袖巴蒂尔沙号召受压迫的巴什基尔人民团结起来，把俄罗斯人驱逐出巴什基尔。1768年，在乌克兰第聂伯河两岸发生了“长矛起义”，反对波兰贵族和俄国沙皇的野蛮统治。1789年又在波尔塔瓦一个农村里，爆发了反对沙皇农奴制的起义。1834年在高加索发生了由沙米尔领导的山地民族解放运动。这场斗争坚持了25年之久。在哈萨克斯坦，反抗起义的烽火一直未停，其中最大的是1836—1838年伊萨泰·泰曼诺夫发动的起义和1836—1847年克涅萨尔·卡塞莫夫所领导的起义。在中亚细亚，1898年发生了安集延人民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起义。

沙皇恐惧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烧掉俄罗斯帝国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的军队镇压起义的人民。它对起义地区的人民实行报复，血腥的屠杀使顽石也要为之惊叹。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野蛮地屠杀那里的居民，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把捉到的起义者吊在无数巨大的绞刑架上，每座架上吊着四、五十具尸体。乌克兰的波尔塔瓦起义被镇压之后，一部分农民被虐杀，其余的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荒远地区服终身苦役。在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地区，沙俄当局只要发现了任何一具被打死的俄国人的尸体，就把尸体附近所有的村庄统统烧成灰烬。老沙皇凶狠地说：“对于土人任何一丁点儿攻击俄国人的企图加以无情的血腥镇压是必要的。”“要让土人一提到俄罗斯人的名字就胆战心惊。”沙俄帝国那些远征军的刽子手们，满目狰狞地唱着下面的曲子：

“忆当年英勇威武的奥列格，
他兴师向愚昧的哈萨克人复仇；
为了伐暴惩虐，他，用火和剑，
扫荡了哈萨克人的村落和田畴。”

数百年来，沙皇俄国为了维护它最反动、最野蛮的殖民统治，为了镇压各族人民要求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反抗起义，它用尽了世上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它是“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指出：“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25页）

（四）十月革命粉碎了民族压迫的枷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沙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向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开辟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同时，也打碎了沙俄帝国统治各族人民的监狱，扭断了锁在各族人民颈上的枷锁，多少年来被老沙皇残酷统治和奴役的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以及由他们所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已经领导人民从事反对俄国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列宁、斯大

林写了许多篇关于民族问题的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实行普遍的、广泛的民族自治。这些理论指导了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天里，苏维埃政权就宣布消除民族压迫，建立有各民族代表参加的最民主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制度，保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在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里，设立了专门处理民族问题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贯彻执行列宁制定的民族政策，指导被压迫民族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各族工人、农民、士兵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路，各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垮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干涉者，才能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十月革命后，各族无产阶级纷纷起来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并与俄国工人、农民团结一起，并肩作战，共同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等白匪叛乱和14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1922年在列宁的倡导下，各个获得独立解放并已建立起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民族，为了共同防御国际资本的武装侵略和颠覆破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国内战争期间已经形成的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种新的国家组织形式。这个联盟的基础是联盟成员的自愿联合和法律上的平等。参加联盟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立法，都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而且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

退出联盟的权利。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刚成立的时候,参加联盟的有4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后来,又有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参加联盟,再加上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解散,参加南高加索联邦的3个成员国作为加盟共和国直接参加苏维埃联盟,这样,到了1940年时,已有16个加盟共和国参加联盟。它们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加盟共和国内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按民族人口的多少,分别建立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属加盟共和国管辖,实现了广泛的民族自治。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建立了16个自治共和国,其中,最大的有鞑靼自治共和国、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马里自治共和国、东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此外,还建立了5个自治州,10个民族区;在

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境内建立1个自治共和国（即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在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建立了2个自治共和国（即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和1个自治州；在阿塞拜疆境内建立了1个自治共和国（即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和1个自治州；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境内建立了1个自治州。

1936年10月，通过了苏维埃联盟宪法，从法律上肯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宪法的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上分别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均保有自由退出苏联之权利”，“各加盟共和国之疆域非经各国同意，不得变更”；“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方面，一律平等”。并且宣布凡宣扬民族的或种族的优越论者，煽动民族仇恨和歧视者，犯危害国家之罪。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下，苏联各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平等、自由解放，在经济上摆脱了沙俄地主资产阶级的压榨，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共同掌握了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各兄弟民族团结互助，共同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五）苏修新沙皇是老沙皇 民族压迫的继承者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苏修叛徒集团，在斯大林死后阴谋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改变了苏维埃政权性质，将苏联共产党蜕变为法西斯党，将苏维埃联盟国家

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将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大资产阶级、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列宁亲手缔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苏维埃联盟，名存实亡了。苏修叛徒集团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对外侵略扩张，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对内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苏联各族人民，广大劳动人民丧失了政治和经济上一切权利，重新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在民族问题上，苏修叛徒集团完全继承了老沙皇衣钵，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制各族人民俄罗斯化，对于非俄罗斯民族实行野蛮的统治和残酷的迫害，用豺狼般的暴虐和血腥的屠杀来镇压非俄罗斯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并在民族地区发展殖民地式的畸形经济，使民族地区成为农、矿产品生产基地和推销工业产品的市场，永远附庸于俄罗斯帝国；对于边疆地区非俄罗斯族人民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手段，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掠夺，较之老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修新沙皇，是俄国老沙皇民族压迫的继承者。

已经获得了解放、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当家作了主人的苏联各族人民，被苏修叛徒集团重新打入黑洞洞的苦难深渊，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过着身受层层压迫的“异族人”的苦难生活。今日的苏联，又重新沦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小撮大国对世界各国各民族进行愈来愈厉害的压迫的时代”，“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卷第695—696页）今天，苏联已经成为最反动的社会帝国主义国

家，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和垄断着全部生产资料。因此，资本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规律同样也在支配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攫取高额利润，必然要加剧民族压迫，以获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占据原料产地与倾销市场。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衣钵，疯狂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较之老沙皇更加残酷地压榨和迫害非俄罗斯各族人民，完全是社会帝国主义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今天，苏联国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实际上是苏联境内各族人民与苏修叛徒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非俄罗斯族广大工人、农民、一般职员、知识分子与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尖锐的阶级对立，完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压榨所造成的结果。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这样大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疯狂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有它更阴险、更恶毒的用意，那就是妄图蓄意挑起的民族纠纷和民族歧视，以此来转移和冲淡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广大苏联劳动人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

苏修新沙皇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并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的，反而使苏联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和激化。身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的苏联各族人民，包括

俄罗斯族广大劳动人民在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又沦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罪恶根源,就在于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只有把搞复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打倒,把社会帝国主义制度推翻,才能彻底铲除民族压迫,苏联各族人民才能重见天日,才能再次成为这个辽阔的国土里自由呼吸的主人。

二 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

(一) 俄罗斯新资产阶级分子控制党政要职， 打击和排挤非俄罗斯民族干部

由俄罗斯新资产阶级分子把持党政机关重要职务，是苏修叛徒集团对非俄罗斯族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

按照列宁的原则，在民族地区应当尽量由本民族干部参加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主要应当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本地人组成。“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要绝对坚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坚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苏修叛徒集团违背列宁主义，破坏民族自治的原则，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全由俄罗斯新资产阶级分子掌握党政大权，控制各关键的领导岗位。在苏共中央统治机构中，共有主席团委员16人，其中俄罗斯10人；书记处书记11人，其中俄罗斯10人；政府各部部长和部一级国家委员会主席共有79人，其中63人是俄罗斯族。在各加盟共和国里，党的第一书记虽由本族人担任，但第二书记几乎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既握有实权，又在实际上起着监督第一书

记和当地党政机关民族干部的作用。在苏共中央内，对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设立了一个负责处理这个加盟共和国日常事务的组织局，这个局的职能就是监督和指导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工作。此外，莫斯科还派出大量的所谓“高级委员”去加盟共和国检查与巡视。因此实际大权，牢牢地掌握在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亲信者的手中。在加盟共和国政府各部和部一级国家委员会主席中，俄罗斯人也占很大的比重。根据1971年的统计，拉脱维亚共和国政府各部部长中，俄罗斯人占36.6%，哈萨克共和国政府各部部长中占37.1%，乌兹别克共和国政府各部部长中占38.2%，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各部部长中占48%。而且严重的是，几乎在每个本族人的部长下面都有一名俄罗斯人担任副部长，同样起着监督部长的作用。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州一级干部中，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是俄罗斯人。至于在克格勃等保安机构中，几乎无一例外的全是俄罗斯人。在各加盟共和国的中、下级机构和厂矿企业中，苏修公然宣称列宁的民族政策已经过时，“现在，不能根据民族特点来挑选干部，而应着重在才能、天赋、修养和能力上”^①，因此，“几乎一切重要岗位都被俄罗斯人占据了”^②。例如，在拉脱维亚的市和区的党委书记中，本族干部只占47%。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名义上的拉脱维亚人，因为他们生长在俄罗斯，根本不会说本族的话。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情况更是严重，市苏维埃各部门的负责干部中，没有一个拉脱维

① [苏]塔瓦多夫：《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莫斯科1972年版第8页。

② [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04页。

亚人。

不仅如此,苏修叛徒集团还不断以所谓“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罪名,大量地清洗和撤换非俄罗斯民族干部。根据1976年各加盟共和国“党代表”会上透露的材料,从上一次党代表大会到这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联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民族干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清洗和撤换,其中,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乌克兰、吉尔吉斯、土库曼、拉脱维亚等7个共和国的中央局委员,都被撤换40%以上。对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中民族干部撤换的幅度更大,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被撤换29人,占总数的32%。各部部长和部一级的委员会主席被撤换210人,占总数的36%。在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里,从1970至1974年,被撤换的民族干部占35%以上。

在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中,清洗和撤换最严重的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特别是在民族政策上,与勃列日涅夫等人有一定的分歧。在经济上,他强调乌克兰要自给自足,轻重工业全面发展;在政治上他同情和袒护那些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帽子而被逮捕、审讯和撤职的人,如乌克兰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奥列斯·冈察尔和乌克兰作家伊凡·久巴等。他还写了一本名叫《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的书,书中对乌克兰民族历史和文化讲得多,而对俄罗斯如何“帮助”乌克兰讲得少,因而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是一部“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最恶劣的书”。再加上其它各种原因,1972年5月,谢列斯特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接着又撤销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乌

1971—1976年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成员的撤换情况

单位：人

	书记处					中央局委员			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一 书记	第二 书记	书 记			总数	撤换	占总 数%	总数	撤换	占总 数%
			总数	撤换	占总 数%						
亚美尼亚	1	1	3	3	100	9	8	89	121	73	60
格鲁吉亚	1	1	3	3	100	11	9	82	123	96	78
阿尔拜疆			3	1	33	10	2	20	125	64	51
乌克兰	1	1	4	1	25	10	5	50	147	64	44
吉尔吉斯		1	3	2	67	9	4	44	125	55	44
塔吉克		1	3	2	67	9	6	67	135	52	39
土库曼		1	3	1	33	9	4	44	135	70	52
哈萨克			4	3	75	11	4	37	151	73	48
乌兹别克						11	1	9	167	72	43
摩尔达维亚		1	3	1	33	9	2	22	111	46	42
白俄罗斯			3	1	33	11	3	27	135	71	53
拉脱维亚			3	3	100	12	5	42	135	52	39
立陶宛	1		3	1	33	11	2	18	145	63	43
爱沙尼亚									117	53	45
合 计	4	7	68	22	32	132	55	42	1872	904	48

资料来源：根据苏修“24大”、“25大”前夕各加盟共和国党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编制而成。见1971年、1976年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报。

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随后，在乌克兰境内就开始了大清洗，因与谢列斯特事件有关而被撤职的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鲍伊利、乌克兰共和国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连金、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索鲍里、乌克兰共和国文化部长叶利钦科、农村建设部长米哈依洛夫、高等与中等专业教育部长达坚科夫、煤炭工业部长胡多索夫、统计局长

科瓦连科、乌共中央宣传书记奥夫恰连科等；此外，还有州委第一书记 5 人，州委、市委第二书记 9 人，州委、市委书记 21 人，州、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4 人，区委负责意识形态书记中的 25 %。乌克兰高级党校中有 34 名讲师被开除，其中包括该校校长奇卡柳克。这次大清洗所涉及的人，共达 200 余名。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因为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走适合于本民族具体条件的“独特道路”，被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于 1972 年 9 月撤销格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在 1972 至 1973 两年内，因为强调发展民族经济、宣扬和支持宣扬民族历史与文化而被撤职的有：格共中央宣传书记茨哈卡雅，格共中央组织部长麦特列维利，商业、计划财政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共和国邮电部长卡夫塔拉泽，社会赡养部长托普里泽，地方工业部长麦格列刹什维利，卫生部长鲍乔里什维利，建筑部长瓦沙基泽，电影委员会主席沙拉里泽，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多利泽等。据初步统计，被清洗的有：格共中央局委员与候补委员 6 人（清洗面为 43 %），格共中央各部部长 6 人（清洗面为 55 %），格鲁吉亚共和国各部部长 14 人（清洗面为 54 %），直辖市委第一书记 4 人，直辖的自治共和国与自治州党委书记 5 人，区委书记与局长以上干部 200 多人。

在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斯在经济建设上坚持拉脱维亚经济自给自足原则，主张建立与扩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与食品工业，因而触犯了苏联官僚垄断寡头的利益，1959 年赫鲁晓夫亲自来拉脱维亚视察，而后

又派苏共中央书记穆希金诺夫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时间，苏修报刊全部开动宣传机器，“对类似的不健康现象给予了毁灭性的批评”^①，指责“这些意见的实质并非别的，而是力图导向自给自足，导向民族主义狭隘性和闭关自守”^②。不久，别尔克拉夫斯就被撤销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被开除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并调离出拉脱维亚共和国。由于支持别尔克拉夫斯的意见而遭到清洗和撤换的有：拉脱维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克鲁明什，拉共中央书记比塞尼克，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拉齐斯，部长会议高级顾问埃伦斯特雷特，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奥左林，拉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普奈苏姆，拉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主编皮赞，拉脱维亚团中央第一书记鲁斯库里，共青团刊物主编布连齐，拉脱维亚共和国公路部部长科别尔特，文化部部长卡尔平，文化部副部长采尔科夫斯基，卫生部副部长普罗姆贝格，农业部副部长瓦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穆金，里加市委第一书记斯特劳尤姆，里加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列伊图，里加市报主编达尔宾，拉脱维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泽尔维，里加市教育局长克比耶蒂以及许多中学校长。

经过历次大量清洗与撤换，从中央到加盟共和国，从自治州到民族区，党政机关重要职务均被俄罗斯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是甘心为他们卖命的本族上层分子们所把持。他们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疯狂地压榨和迫害非俄罗斯各族人民。因

① 〔苏〕《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民族》莫斯科1960年版第35—36页。

② 〔苏〕《党的生活》1959年第16期拉齐斯的文章。

此说,今日苏联的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非俄罗斯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

(二) 残酷地镇压和屠杀非俄罗斯各族人民

老沙皇是屠杀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刽子手。他公开地称呼非俄罗斯民族为“异族人”,只要人民有丝毫的民族意识和独立自主的要求,他就象恶狼似的扑上去,进行极其残暴的屠杀和侮辱。列宁在《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一文中,为了说明笼罩着俄国的那种大屠杀的气氛,曾从当时报刊上引证了下面一段文字:

“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阴谋的低语,到处都有杀人的欲望,到处都有告密的臭气,到处都有憎恨,到处都有怨声,到处都有呻吟……”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它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把俄罗斯以外的其他民族都当作异族看待,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今日的苏联,仍然是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挑起民族歧视的阴谋,到处都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臭气,到处都有民族侮辱的仇恨,到处都有屠杀的血迹。特务密探横行无忌,迫害少数民族的法令和条款层出不穷,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修上台后国内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激化,他们惶恐不安

地感到民族问题已成为“损害苏维埃制度的声誉，动摇苏共威望”及其反动统治的症结^①，因此新沙皇象老沙皇一样，都“采取‘大屠杀’的政策来保卫自己”。（《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2页）他们对于今天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血腥的屠杀。他们大肆叫嚣：要同“煽动民族主义观点和情绪的任何敌对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②“最危险和最有害的东西是对待民族主义残余及其代表者的调和主义。”^③

在乌克兰曾发生了三次震动国内外的的大逮捕。1961、1965和1972年苏修当局曾先后对500多名宣传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的工人、庄员、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大逮捕，并将他们枪杀、判刑、劳改和流放。

1961年5月12日，苏修当局先在利沃夫市，后在基辅等各地对“乌克兰工农同盟”分子进行大逮捕与审讯。该组织的领导人卢基扬年科（莫斯科大学毕业生，任律师与州级干部）被判死刑，康巴吉被判15年徒刑，魏伦（利沃夫党校毕业，任党机关高级职员）被判11年徒刑，利鲍维奇（工程师）被判10年徒刑，他们都被关在杜布拉夫集中营。

接着，又对另一个地下组织“乌克兰民族委员会”成员进行大逮捕。被捕的人中有2人是知识分子，2人是农庄庄员，其余都是工人。他们都被判以重刑。

① 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加普罗夫在土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见《土库曼火花报》1976年5月30日。

② [苏]《真理报》1972年12月11日社论。

③ [苏]《党的生活》1969年第1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的文章。

在60年代中期，乌克兰出现了一批被称为“60年代集团”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是党团员。他们书写与散发传单，召开各种集会，要求捍卫乌克兰文化与民族独立。苏修当局先后在基辅、利沃夫·伊凡—弗兰科、捷尔诺波尔、敖德萨、卢茨克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被捕者有100多人。在被捕的人中，有著名的乌克兰文学家伊凡·斯维特利奇内，文艺评论家鲍格丹·霍林，利沃夫大学文学讲师米哈伊尔·科西夫，画家帕纳斯·扎雷瓦哈，心理学家米哈伊尔·霍林，基辅地球物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赫林，土木测量学家伊凡·鲁辛等。1966年1—2月进行两次公开审讯，3—9月又进行了9次秘密审讯。许多著名人士（包括乌克兰作家、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斯捷尔马赫，乌克兰作曲家协会主席马伊鲍洛达，著名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等）向苏修当局提出了质询，谢列斯特也进行了干预，但都毫无结果。

进入70年代以后，乌克兰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化，对此，苏修当局不择手段地进行野蛮的残酷镇压。1972年初，他们事先未与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商量，就换上了效忠于勃列日涅夫集团的费多尔钦科担任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着大逮捕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乌克兰。1月11日，先在利沃夫以“民族主义”罪名逮捕了7名知识分子，13日又在基辅逮捕了4名。在这次被捕的人中有文学评论家斯维特里奇内和乔尔诺维尔（他曾编写了关于被捕者的《白皮书》，在巴黎、伦敦等地出版），数学家普留什，乌克兰裔的比利时旅客多鲍什。3—4月又在基辅逮捕了13人，其中包括作家伊凡·久巴（他曾写过揭露苏修大搞俄

罗斯化的罪行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5—6月又在敖德萨、伊凡—弗兰科等地进行大逮捕,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微生物学家斯特罗卡托娃(其丈夫系诗人卡拉万茨基,已因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和作家里兹尼基夫。前前后后,共逮捕了数百人,并都判以重刑,关到监狱和劳改营中。

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残酷镇压也是令人发指的。仅在1972年5、6月的两次群众集会上,苏修当局就逮捕了1,000来人。有300多人被判处徒刑,有600多人被剪去头发,受到人身污辱。克格勃在立陶宛的一个小头目对他审讯的犯人说:“为加速民族融合的一切手段证明都是有道理的。我们要镇压立陶宛,就象按死跳蚤一样,立陶宛将不复存在。”^①

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达维亚也都发生过震动国内外的大逮捕;在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平均每年都有一、二起被血腥镇压的案件。今日的苏联,冤狱遍于国中,曾经获得了解放的各族人民又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煎熬在苏修新沙皇的屠刀与皮鞭之下。据西方报刊估计,关押在苏联监狱和劳改营里的政治犯,大约有170多万人,其中有一半是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镇压那些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帽子的人,在国内大量设立监狱和集中营、各种类型的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苏联劳改营的种类和数量之多,比之当

^①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1976年9月16日第1期中的文章《立陶宛人不理睬“土匪官员”》。

年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修在 1969 年 7 月通过的《劳动改造立法基本原则》，把劳改机构分为三种，即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营和监狱。监狱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监狱，一种是严厉监狱。劳改营分为四种，即普通劳改营、加重劳改营、严厉劳改营和特别劳改营。政治犯无一例外地都关押在严厉监狱或加重劳改营、严厉劳改营与特别劳改营之中。据西方统计，苏联全国现有监狱和劳改营 1,000 多个，各州和自治共和国都是少则一两个，多则十余个，最多的有 50 多个。

劳改营，特别是严厉劳改营和特别劳改营，都设在气候恶劣的边远地区，例如许多严厉劳改营都设立在西伯利亚东部、北部和极北的卡累利阿与摩尔曼斯克地区，特别劳改营都设立在北冰洋岛屿（如新地岛、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之上。劳改营周围层层岗哨，戒备森严。有的劳改营周围还设有铁丝网、通电的铁栅栏和装置有机枪与探照灯的瞭望塔。

关押在严厉监狱和严厉劳改营中的政治犯，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不许放风，不许探望亲友，用繁重的劳动和饥饿折磨犯人。苏修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对待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政治犯，只能得到两、三岁孩子所需要的食物。例如，在关押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最多的莫尔多瓦劳改营、杜布拉夫劳改营和弗拉基米尔劳改营里，政治犯被饥饿所逼，不得不寻找野草、老鼠和蟑螂等物充饥。有的犯人因经常挨饿难以忍受，甚至用针将自己的嘴巴缝起来，以示抗议。在劳改营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犯人得了病，只能活活等死。

除了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政治犯还往往被迫在零下 30° 的冷天里挨冻，直至“供认”和“忏悔”为止。有的政

治犯甚至被活活打死，有的被当成医学试验品惨遭杀害。

“精神病院”也是苏修当局迫害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一个特刑场所。苏修当局对于不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和要求民族独立解放的人，随心所欲地宣布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随后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医疗”。在他们没有改变政治观点之前，是绝对不能出院的。

被监禁在“精神病院”中的政治犯，所受到的折磨比在监狱和劳改营更为残酷。例如，在臭名昭彰的列宁格勒的谢尔勃斯基“精神病院”里，政治犯被迫同精神病罪犯关押在一起，不论是政治犯和精神病犯人天天都受到监视人员的鞭笞、凌辱和各种极其野蛮的折磨。他们对于所谓触犯“院规”的政治犯人，常用湿帆布从头到脚卷起来，卷得紧紧的，然后等到湿帆布干燥后就越裹越紧，最后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使犯人越来越忍受不了。此外，他们还在治疗的借口下，给犯人注射大量的引起抑制性休克反应和严重的机体紊乱的“阿密诺净”和“苏尔发净”。注射之后，人身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有的甚至惨死在“精神病院”里。

“精神病院”工作的“大夫”，绝大部分是披着白大褂的“克格勃”和“内务部”的特务，如在列宁格勒“特种精神病院”分部主任以上的工作人员中，克格勃的特务竟高达83%。

苏修叛徒集团还不断扩大警察和特务组织，强化少数民族地区的法西斯专政机构。据苏修报刊透露：“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到处都在为民警建设行政楼、汽车楼、消防车库和训练所，并给他们拨

出住房。民警处、所里有现代化的设备。值勤部队有专用的汽车，配备有中央通讯台和无线电装置。”“民警工作者被授予很大的权力。内务机关的补充工作在乌克兰、乌兹别克、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里，正在顺利进行。”^①“在阿布哈兹、巴什基尔、东哈萨克、莫吉廖夫、鄂姆斯克、罗斯托夫、萨拉托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塔什干和其它一系列州委会的执行局里，都讨论了改善党的情报工作的问题。”^②

苏修叛徒集团还不断扩大警察和特务组织，对苏联各族人民群众和干部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迫害。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于1954年3月就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它是由苏修党中央政治局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特务机构，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甚至民族区里，都设有克格勃分支机构，供职人员多达42万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仅继续加强克格勃特务组织，而且又于1966年7月成立了“社会治安部”，后来感到名字太露骨，改为“内务部”。“内务部”掌握全部公开和秘密的警察，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了各个工厂、农庄和居民点。1968年又不断扩大警察人数，现在已达数十万人，而且还设立了专门镇压人民反抗的“内卫部队”、“专业化保卫局”、“摩托化民警部队”和“夜间值勤警察局”等。

这一群多如牛毛的特务、警察、奸细、密探横行国内，从北到南，从乌克兰到外高加索，不论哪里有一点民族反抗和对民

① [苏]《消息报》1969年5月15日的文章《人民赋予的委托》。

② [苏]《共产党人》1969年第4期的文章《情报是党的领导的有效工具》。

族压迫政策不满的声音，他们立即象一群苍蝇嗅到血腥气味一样麇集过去。例如在乌克兰，1972年大逮捕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到处流露出对残酷的民族镇压政策不满的情绪，苏修当局感到恐慌，克格勃派出大量的特务密探去侦察、监视，把上百人的名字列到黑名单上，对他们进行盯梢和监视，通知各地报刊不准登载他们的文章。在这长长的黑名单上，前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儿子、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基辅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维塔利·谢列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乌克兰真理报》承认，乌克兰各高等学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的学生，在1973年内就有7,000多人。

除了特务、警察、密探之外，还搞了各种名目的法西斯专政的辅助机构，组成一个阴森恐怖的密网，笼罩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属于这些辅助机构的组织有：同志审判会、人民志愿纠察队、共青团探照灯、地段监察员、人民监督岗、监视委员会、公众委员会和社会治安站等等。据有关资料揭露，苏联现有同志审判会20万个，人民志愿纠察队19万个，700多万人，共青团探照灯400多万人，人民监督岗900多万人。苏修叛徒集团通过这些机构，广设岗哨，大搞突然检查，大搞检举和告密等活动。阿塞拜疆的克格勃头子扎杰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地段监察员的作用说：地段监察员是“内务系统的重要人物，刑事侦察处的助手”，它“象是一个小规模警察分局，有权对居民进行突然检查，对遵守社会秩序进行监督。”^①为了表彰他们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和不满有功，仅在阿塞拜

^① [苏]《消息报》1969年9月18日。

疆共和国内，就把700名地段监察员封为苏维埃代表。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强镇压各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扼杀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炮制了一系列的反动法律和法令。在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的20余年里，先后颁布了20多项重大的政治镇压的法令和条例。例如，《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原则》、《关于补充和修改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原则的法令》和《关于没收武器的法令》、《关于加重对流氓处罚的法令》等等。苏修的特务警察依据这些法令、条例，对于稍有民族觉醒的人，不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立即可以进行预押。并可对在押的犯人进行搜查、指纹登记、照相、监禁，以至于枪杀。

今天，苏联境内百十多个民族，整天都处在特务密探的监视之中，整天都生活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屠刀与皮鞭之下，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思想言论没有任何自由，过去曾经笼罩着沙皇俄国的那种大屠杀的气氛，那种白色恐怖的冷雾，更加阴郁地笼罩在今日苏联的上空。

（三）大搞民族迁移，强制实行俄罗斯化

苏修叛徒集团打着民族接近、民族融合的幌子，通过大搞民族迁移和鼓励异族通婚等手段，强迫被压迫民族俄罗斯化，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大肆叫嚣要“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民族”。^①

^① [苏]《共产党人》1973年第4期。

老沙皇曾在边疆地区把许多地方圈占起来，把大批的俄罗斯殖民分子与哥萨克富农迁移到那里，扶植他们成为维护殖民统治的支柱，靠枪杀和鞭撻将当地土著居民一步步地赶到深山狭谷和贫瘠的荒地上去，使他们在饥饿与疾病折磨下悲惨地死去。列宁揭露沙皇政府的移民政策时说：“从俄罗斯向外移民则完全为了贯彻‘边区俄罗斯化’这一民族主义原则。”（《列宁全集》，第18卷，第81页）

今天，苏修新沙皇为了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制实行民族同化，也大搞民族迁移。他们以所谓“交流干部”和“居住区族际化”为理由，将大量的俄罗斯人迁入民族地区，强迫把当地民族大量迁往外地。例如，他们以开垦生荒地为由，将大量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迁往哈萨克斯坦，而同时又以交流干部为借口将大量的哈萨克迁往外地。仅在1968至1970年3年内，哈萨克共和国共移进102.6万人，迁出104.8万人。

苏修叛徒集团也象老沙皇一样，为了推行边区俄罗斯化的政策，用种种优惠的条件扶植俄罗斯移民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鼓励他们大量迁往民族地区去，作为维护法西斯统治的社会基础与可靠支柱。例如，为了在拉脱维亚吸收大量俄罗斯族移民，苏修当局不顾当地的经济条件和居民需要，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的全联盟的、跨共和国的和跨区域的大厂矿和行政管理机构，在风景优美的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一大批避暑和疗养区。由莫斯科中央机构指派俄罗斯人到这些厂矿和机构中担任经理、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等职务。在拉脱维亚还专门设立了安置机构，对移进的俄罗斯人优先登记户口，介绍

好的工作,供给好的公寓,帮助解决各种生活必需品等等。由于苏修叛徒集团采取这种种鼓励手段,俄罗斯族移民大量涌向边疆地区。据统计,拉脱维亚平均每年移进14,000俄罗斯人,爱沙尼亚平均每年9,000人。^①根据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的材料,从1959年至1970年,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增长了10%,而居住在非俄罗斯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大量向各加盟共和国移民的情况

	人口数(万人)		发展速度 (1970年为 1959年%)
	1959年	1970年	
全苏的俄罗斯人	11,411.4	12,901.5	113
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	9,786.3	10,774.8	110
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俄罗斯人	1,625.1	2,126.7	131
其中:			
居住在乌克兰共和国	709.1	912.6	129
居住在白俄罗斯共和国	66.0	93.8	142
居住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29.3	41.4	141
居住在哈萨克共和国	397.2	552.2	139
居住在乌兹别克共和国	109.2	147.3	135
居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	62.4	85.6	137
居住在塔吉克共和国	26.3	34.4	131
居住在土库曼共和国	26.3	31.3	119
居住在亚美尼亚共和国	5.6	6.6	118
居住在立陶宛共和国	23.1	26.8	116
居住在拉脱维亚共和国	55.6	70.5	128
居住在爱沙尼亚共和国	24.0	33.5	140

资料来源:《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第4册,第12—15页,1972年莫斯科版。

① [美]《纽约时报》1972年3月13日沙巴德的文章。

却增长了31%，显而易见，民族地区里俄罗斯人口这样高速度地增长，是由于大量移民的结果。

与此同时，苏修叛徒集团还在强制和威胁的情况下，将当地的居民大批大批地驱赶到外地。例如，哈萨克人是传统的牧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强行霸占了他们的牧场，征去了他们的牛羊，将牧场圈起来作垦荒区。几十万哈萨克牧民还来不及学会耕田就被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绿色草原。另一方面，苏修叛徒集团又将祖祖辈辈居住在温暖的南方的乌克兰人和摩尔达维亚人运到这里。而且，这种迁移是在野蛮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乘坐在运货的闷罐车（被人们称作“牛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每个人配给少量的食物和一定量的水，因此引起了疾病与死亡，特别是在儿童与体弱的人之间更为严重。到了哈萨克斯坦之后，“由于没有提供卡车或贮藏设施，粮食大批腐烂，收割机的驾驶轴损坏了没有零件替换，夜间在帐篷和地洞里冷得发抖，缺少肥皂还缺少水，缺乏手套和暖和的靴子，望穿了眼也盼不到家信，因为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送什么信。”^①

通过这样大量的民族迁徙，进一步实现了老沙皇所追求的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苏修报刊大肆吹嘘这一成就，说它是实现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地区族际化，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苏联人的重要步骤。例如，在

^① [美] 约翰·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权力的伪装》纽约1974年版第139页。

苏修为了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而出版的一套民族问题丛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共同劳动的有70多个民族，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饥饿草原上劳动的有54个民族，在吉尔吉斯许多农庄里劳动的有40多个民族。”从1959至1970年，“哈萨克斯坦在这11年里，就新建了36个多民族的城市。”“移民过程导致了各民族之间共性的扩大和族际间集体性的增强。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它会促进国内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①

应当指出，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和国家消灭，最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斯大林在解释列宁的民族政策时说：“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5页）

今日的苏联，已经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各族人民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之中，谈不上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根本不

^① [苏]塔瓦多夫，《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莫斯科1972年版第58—59页。

存在什么民族接近与融合的前提，而勃列日涅夫之流还在大谈民族的接近与融合，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民族融合之名，行民族同化之实。他们通过大搞民族迁移等手段，强制推行“民族融合”，实际上就是民族同化。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8—299页）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大搞民族迁移的结果，在许多加盟共和国里，本民族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俄罗斯族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例如，从1959年至1970年，乌克兰共和国的本族人口的比重从76.8%，下降为74.6%，而俄罗斯人口的比重则由16.9%，上升为19.4%；⁽⁷⁾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本族人口的比重，由65.4%下降为64.6%，而俄罗斯族人口的比重则由10.2%上升为11.6%；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本族人口的比重，由62%下降为56.8%，而俄罗斯族人口的比重则由26.6%上升为29.8%；⁽⁸⁾爱沙尼亚共和国的本族人口的比重，由74.6%下降为68.2%，而俄罗斯族人口的比重则由20.1%上升为24.7%。同时，由于俄罗斯族移民受到各种优厚待遇，大部分居住在好的地方与大城市里，因此，俄罗斯人在边疆各大城市里所占比重就更为突出，例如，1970年在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俄罗斯人口比重占到66%，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占70%多。

下面是苏修叛徒集团大搞民族迁移造成民族地区中本族人口比重下降、俄罗斯人比重上升的详细情况：

部分加盟共和国内当地民族比重下降，俄罗斯人比重上升情况

单位：万人

	人 数		百 分 比	
	1959年	1970年	1959年	1970年
乌克兰共和国	4,187	4,713	100	100
其中：乌克兰人	3,216	3,528	76.8	74.9
俄罗斯人	709	913	16.9	19.4
白俄罗斯共和国	806	900	100	100
其中：白俄罗斯人	653	729	81.1	81.6
俄罗斯人	66	94	8.2	10.4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288	357	100	100
其中：摩尔达维亚人	189	230	65.4	64.6
俄罗斯人	293	414	10.2	11.6
拉脱维亚共和国	209	236	100	100
其中：拉脱维亚人	130	134	62.0	56.8
俄罗斯人	56	71	26.6	29.8
爱沙尼亚共和国	120	136	100	100
其中：爱沙尼亚人	89	93	74.6	68.2
俄罗斯人	24	33	20.1	24.7

资料来源：〔苏〕《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第4册，第12—15页，1972年莫斯科版。

由于苏修大搞民族迁移，实行民族杂居，从而造成了大量异族通婚的现象。正象伊凡·久巴在书中所揭露的那样：“由于男青年移居外地，乌克兰农村23—24%的女青年没有结婚的机缘。”^①苏修当局在报纸上，在电台和电视节目里，在各种集会上以及在各种出版物中，经常不断地鼓励异族通婚，并把

^① 〔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02页。

各加盟共和国城市居民中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

(1970年数)

%

	在全部居民中		在城市居民中		在首都居民中	
	本民族所占的比重	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	本民族所占的比重	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	本民族所占的比重	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
俄罗斯联邦	—	82.8	—	87.3	—	89.2
乌克兰	74.9	19.4	62.9	30.0	64.8	22.9
白俄罗斯	81.0	10.4	69.3	19.7	65.4	22.9
摩尔达维亚	64.6	14.2	35.4	28.3	36.5	30.9
中亚五国						
哈萨克	32.6	42.4	17.1	58.4	12.1	70.3
乌兹别克	65.5	12.5	41.1	30.4	37.0	40.8
吉尔吉斯	43.8	29.2	17.3	51.4	12.3	66.0
塔吉克	56.2	11.9	38.6	29.9	26.7	42.8
土库曼	65.6	14.5	43.5	29.0	38.3	42.7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66.8	8.5	59.8	14.7	57.5	14.0
阿塞拜疆	73.8	10.0	60.8	18.3	46.3	27.7
亚美尼亚	88.6	2.7	93.1	3.5	95.3	2.6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80.1	8.6	73.2	14.6	42.7	24.5
拉脱维亚	56.8	29.8	46.7	37.9	40.8	42.7
爱沙尼亚	68.2	24.7	57.4	34.0	55.0	35.8

资料来源：〔苏〕《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第1册，第43—320页，1972年莫斯科版。

它作为形成人类历史上新的共同体，即“苏维埃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加以推广。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毫不掩饰地宣称：由于“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生活和

劳动,全国异族通婚的事例在增加——有好几百万例。”“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坏还是好?我们共产党人坚定地回答:好,好得很!”苏修报刊也连篇累牍地鼓吹说:“各加盟共和国内居民族际化的增长,是一种进步的过程,它是共和国间移民与交流干部的结果”。“居民族际化的增长,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接近和经验交流,造成了共同的习惯与爱好,增加了异族同婚的数量。要想阻止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各民族的接近和进一步的繁荣。”^①“通婚作为形成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的起源,具有伟大的意义。”^②

今天,苏联的异族通婚情况相当严重,远远超过勃列日涅夫所供认的数字。据苏修报刊透露:“整个苏联在将近5,900万个家庭中,大约就有800万个家庭的成员已经族际化,而在哈萨克斯坦,这种家庭已达1/5左右。”这种情况在城市里更为显著,1970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城市异族通婚率,都已接近30%,而在摩尔达维亚已在1/3以上。

关于今天苏联异族通婚的详细情况,参见下页表。

大量的异族通婚,加速了被压迫民族俄罗斯化的过程。这种精心策划的民族同化的措施,其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男女任何一方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子女必然也成为俄罗斯人。就是男女双方都不是俄罗斯族,而在几十个民族共居的地区,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非常猖獗的苏联境内,这对夫妻也

① [苏]格列吉尔曼:《阶级与民族》莫斯科1974年版。

② [苏]楚伊科:《结婚与离婚》莫斯科1975年版第69页。

苏联的异族通婚率

%

共和国名称	全部人口的 异族通婚率		城市人口的 异族通婚率		农村人口的 异族通婚率	
	1959	1970	1959	1970	1959	1970
全 苏	10.2	13.5	15.1	17.5	5.8	7.9
俄罗斯联邦	8.3	10.7	10.8	12.5	5.6	7.7
乌克兰	15.0	19.7	26.3	29.6	5.8	7.8
白俄罗斯	11.0	16.6	23.7	29.2	5.6	7.3
摩尔达维亚	13.5	17.9	26.9	34.4	9.4	10.0
中亚五国						
哈萨克	14.4	20.6	17.5	23.7	11.9	17.0
乌兹别克	8.2	10.9	14.7	18.4	4.7	5.7
吉尔吉斯	12.3	14.9	18.1	20.9	9.2	11.9
塔吉克	9.4	13.2	16.7	22.3	5.5	6.5
土库曼	8.5	12.1	14.9	20.0	2.5	3.4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9.0	10.0	16.4	15.9	3.7	4.3
阿塞拜疆	7.1	7.8	11.8	12.8	2.0	2.0
亚美尼亚	3.2	3.7	5.0	4.5	1.4	2.6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5.9	9.6	10.4	14.9	3.0	4.6
拉脱维亚	15.8	21.0	21.3	25.4	9.2	13.9
爱沙尼亚	10.0	13.6	11.2	17.0	5.1	7.2

资料来源：科兹洛夫：《苏联的民族》1975年莫斯科版第235页，246页。

必然要使用俄语的。关于这一点，苏修报刊也毫不掩饰地说：“异族通婚通常要毁掉至少是夫妇一方的民族习惯，并将导致语言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在异族通婚的家庭里，大多数是夫

妻一方采用另一方的语言,少数的是两种语言并用,但最终必将导致这种局面,即夫妇双方都将主要采用第三种语言,即作为民族共同体媒介的语言(俄语)。”^①

广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对于苏修叛徒集团这种肮脏的民族同化政策强烈不满,并且采取了各种形式进行抗议和抵制。乌克兰作家伊凡·久巴专门写了一本《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书,揭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大搞俄罗斯化的种种罪行。拉脱维亚 17 名老党员写信给国外的党说:“我们看清楚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是故意地采取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政策,而强迫同化苏联小民族已成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对内政策目标之一。”一位因为反对苏修民族压迫政策而被关进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拉脱维亚人,当他返回故乡时,竟然不愿住在那里,他说:“在这里我遇到的都是俄罗斯人,我宁愿回到西伯利亚集中营,在那里我们至少呆在类似国际城中,那里是由我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波兰人、日尔曼人组成的。”^②在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有许多青年给报刊和电台写信,对苏修叛徒集团所搞的大量民族迁移与异族通婚表示不满与抗议。1972年,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市,理工学院的数百名学生举行了一次示威活动,散发抗议书,书中抗议俄罗斯人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反对对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实行俄罗斯化。

① [苏] 科兹洛夫,《苏联的民族》莫斯科 1975 年版第 229 页。

② [英] 科西克,《苏联的集中营》伦敦 1962 年版。

(四) 随意吞并和重新划分各 加盟共和国的领土疆域

列宁缔造的苏维埃联盟，是各个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的加盟共和国的自愿联合，各加盟共和国不仅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关，而且有退出联盟的自由。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疆域有宪法保护，不得随意变更。列宁指出：“国界是根据居民的意志确定的。”（《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6页）“并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于经济条件、生活条件、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计，确定自治区的界线”。（《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9页）苏修叛徒集团践踏列宁主义原则，以“加强生产专业化”和“共和国内居民不占人口半数”为借口，完全不顾本族居民的意志，随意吞并和重新划分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疆域，其目的是逐步降低各共和国的民族自治等级，最后取消民族自治。同时，苏修叛徒集团也通过这种手段迫使这些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使其沦为完全依附于大俄罗斯的国内殖民地。苏修“22大”纲领公然宣称：“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苏修的报刊也大力鼓吹说：“要通过法律手续对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做某些改动。”^①

1956年7月，苏修当局以本民族人口在共和国内已不占多数为理由，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降为自治共和国，划归俄罗斯联邦管辖。事后，苏修一些反动文人不断制造舆

^① [苏]《经济问题》1972年第12期。

论说：“加盟共和国改为自治共和国，是把联邦（苏联）改造为一元化国家最可能的途径。因为，加盟共和国在改造为自治共和国以后应当加入俄罗斯版图，从而苏联应当由俄罗斯联邦取代。”^①这种要求降低民族自治等级、最后取消民族自治的黑帮言论，斯大林早就曾经揭露过：“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的要求就是一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反动要求，这不是很明显吗？”（《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7页）十分明显，苏修叛徒集团今天的所作所为，诸如取消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资格等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出这一伙人的无产阶级叛徒嘴脸。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破坏民族自治的反动行为，引起了苏联境内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纷纷抗议。许多加盟共和国都在担心本族人口比重的下降，怕有一天也要遭到卡累利阿—芬兰的命运。1972年，拉脱维亚17个党龄都在25年以上的共产党员，联名给一些外国党写信，抗议苏修这种降低民族自治的反动措施，并且给本国的党政头目建议，不要在拉脱维亚建立大型联合企业与开辟避暑疗养地区，不让俄罗斯人向拉脱维亚大量移民，避免本族人口比重降到半数以下。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迫使民族地区经济畸形发展，还随意变更各加盟共和国（尽管它们在名义上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领土疆域。1956年，苏修将哈萨克共和国1万平方公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让哈萨克单一地生产粮

^①〔苏〕基斯利奈：《苏联联邦制建设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见《教学参考资料》彼尔姆1969年版，第184、185、165、118页。

食。1963年，苏修当局再次将哈萨克共和国350万公顷土地划给乌兹别克，而同时又将乌兹别克共和国505万公顷可作牧场的土地划给塔吉克，让塔吉克专门发展畜牧业。1971年苏修又把乌兹别克共和国22,000平方公里不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地划归哈萨克，迫使乌兹别克成为专门生产棉花的经济畸形发展的共和国。

中央亚细亚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对此很不满，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确认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主权。吉尔吉斯历史学家努尔别科夫教授在1970年发表的《列宁与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对严格标定的共和国边界进行任何强制性的改变，都应看作是吞并，是侵略行径，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践踏。”

在外高加索地区，卡拉巴赫自治州原属亚美尼亚共和国，有80%的居民是亚美尼亚人，苏修上台后硬把这个州划归阿塞拜疆共和国。当地居民对此强烈不满，1973年暴发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

近几年来各加盟共和国领土疆域变动情况，见下页表。

(五) 一些小的民族人口锐减，有的 濒于种族灭绝的境地

由于苏修当局的残酷压迫和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结果，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族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列宁在1916年时谈到：“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57%。”（《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0页）

苏修随意吞并、侵蚀和重新划分各非俄罗斯共和国领土疆域

单位：万平方公里

	1953年 领土	1957年 领土	1957年较 1953年领 土的变动	1965年 领土	1965年较 1957年领 土的变动	1974年 领土	1974年较 1965年领 土的变动
全 苏	2,240.2	2,240.2	—	2,240.2	—	2,240.2	—
俄罗斯联邦	1,692.5	1,707.7	+15.2	1,707.5	-0.2	1,707.5	—
乌克兰	57.7	60.1	+ 2.4	60.1	—	60.1①	+0.3
白俄罗斯	20.8	20.8	—	20.8	—	20.8	—
乌兹别克	39.9	40.9	+1.0	45.0	+4.1	44.7	-0.2
哈萨克	276.6	275.6	-1.0	271.5	-4.1	271.7	+0.2
吉尔吉斯	19.8	19.8	—	19.9	+0.1	19.9	—
塔吉克	14.2	14.2	—	14.3	+0.1	14.3	—
土库曼	48.8	48.8	—	48.8	—	48.8	—
格鲁吉亚	7.2	7.0	-0.2	7.0	—	7.0	—
阿塞拜疆	8.3	8.7	+0.4	8.7	—	8.7	—
亚美尼亚	3.4	3.0	-0.4	3.0	—	3.0	—
莫尔达维亚	3.4	3.4	—	3.4	—	3.4	—
立陶宛	6.5	6.5	—	6.5	—	6.5	—
拉脱维亚	6.4	6.4	—	6.4	—	6.4	—
爱沙尼亚	4.5	4.5	—	4.5	—	4.5	—
卡累利阿- 芬兰	17.2	—	-17.2	—	—	—	—

注：①1974年乌克兰领土较1965年增加0.3，是因为包括在苏联领土内而不包括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土内的亚速海，有一部分水域淤浅变成陆地。

资料来源：1953年领土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第18页；
1957年领土根据《苏联统计数字》莫斯科1958年版，第8页；
1965年领土根据《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14—24页；
1974年领土根据《1974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行政领土区划》莫斯科1975年版。

但至1970年人口普查时，非俄罗斯族人口已降至46.6%。在1959至1970年期间，乌克兰族人口的比重就由17.8%降为16.9%，白俄罗斯族人口由3.8%降为3.7%，拉脱维亚族人口由0.7%降为0.6%。

一些小的民族由于受到更甚一层的凌辱与虐待，生活异常贫困艰难，卫生医疗条件极端落后，没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和文化机构等等，因此，不仅人口比重下降，而且人口绝对数锐减，如犹太、莫尔多瓦、卡累利阿等；有的甚至已经遭受种族灭绝之祸，例如米格列尔以及达格斯坦地区一些小的民族。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几次人口普查材料，1959年苏联国内共有126个民族，而到1970年就只剩下119个了。在达格斯坦地区，1931年人口普查时有31个民族，到1970年普查时只剩下了10个。苏修报刊也毫不掩饰地说：“许多少数民族由于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不可避免地要从舞台上退出。”①“俄罗斯民族现在发展的特点是，不久前还在日常生活中保存着自己民族语言的其他民族一些独立的集团，现在加入了俄罗斯族居民的行列，并且与其融合在一起。高尔基州的捷柳哈莫尔多瓦人、列宁格勒州和沃洛格达州的维普人就是一个例子。”②

下面是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人口锐减的详细情况：

① [苏] 库里钦科，《苏联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莫斯科1972年版第423页。

② [苏] 《苏联民族学》杂志1967年第5期第67页。

单位：万人

	某些民族的人数		1970年较1959年	1970年较1959年
	1959年	1970年	减少的数量	下降的幅度%
犹太	226.8	215.1	11.7	5.1
莫尔多瓦	128.5	126.3	2.2	1.7
卡累利阿	16.7	14.6	2.1	12.6
捷克	2.5	2.1	0.4	16.0
斯洛伐克	1.5	1.2	0.3	20.0
维普斯	1.6	0.8	0.8	50.0
卡拉伊姆	5.7	4.6	1.1	19.3
阿尔巴尼亚	0.5	0.4	0.1	20.0
日热尔	0.11	0.08	0.03	27.3
波兰	138.0	116.7	21.3	15.4
芬兰	9.3	8.5	0.8	8.6

注：犹太族人口减少的原因，除部分被同化之外，还有大量人口迁移国外。

资料来源：〔苏〕《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第4册，第9—11页，1972年莫斯科版。

三 经济上的剥削和掠夺

(一) 疯狂掠夺民族地区自然资源， 强制民族经济畸形发展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打着“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的幌子，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疯狂的压榨和掠夺，用重重枷锁紧箍着非俄罗斯民族的经济，迫使这些地区经济畸形发展，变为大俄罗斯帝国的经济附庸和原料、农副产品的供应地。例如，迫使乌克兰主要发展煤铁工业，白俄罗斯主要种植亚麻，外高加索三国主要提供铜、锰矿石，乌兹别克主要生产棉花，哈萨克主要生产粮食，摩尔达维亚只生产葡萄与蔬菜。在苏联，大多数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根据1974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有4个加盟共和国完全没有钢铁工业，有3个加盟共和国完全不能生产化肥，有4个加盟共和国完全不能生产金属切削机床。

在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采矿同冶炼、农业生产同农业原料加工严重脱节。如格鲁吉亚的锰矿石占全苏总产量的21%，但由于本地没有锰矿冶炼工业，需要全部运出外地加工。1974年中亚五国生产的棉花占全苏的93.7%，但是生产棉布只占6.3%；生产的生丝占全苏的62.4%，但丝绸布匹只

占 10.4%；生产的原毛占 39.6%，而呢绒布匹只占 3.2%。

下面是各加盟共和国农业原料和相应工业产品的产量各占全苏比重的详细情况：

共和国名称	棉		麻		丝		毛	
	原棉	棉布	生麻	麻布	生丝	丝绸布	原毛	呢绒布
全 苏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俄罗斯联邦	—	79.8	40.8	77.1	—	65.8	49.2	71.5
乌克兰	—	4.6	30.1	8.6	5.1	10.4	6.0	9.9
白俄罗斯	—	1.4	25.2	8.2	—	1.8	0.3	5.2
摩尔达维亚	—	0.05	—	—	3.7	1.9	0.6	0.2
中亚五国	93.7	6.3	—	—	62.4	10.4	39.6	3.32
哈萨克	4.0	1.2	—	—	—	—	23.2	2.0
乌兹别克	63.4	2.8	—	—	40.1	6.0	5.3	—
吉尔吉斯	2.5	0.6	—	—	3.7	0.6	6.8	1.3
塔吉克	10.5	1.4	—	—	10.6	3.4	1.1	—
土库曼	13.3	1.3	—	—	8.0	0.4	3.2	0.02
外高加索三国	6.3	3.6	—	—	28.9	5.9	4.1	4.1
格鲁吉亚	—	0.8	—	—	12.8	2.8	1.1	1.1
阿塞拜疆	6.3	1.8	—	—	14.6	2.0	2.0	2.2
亚美尼亚	—	1.2	—	—	1.5	1.1	1.0	0.8
波罗的海三国	—	4.3	3.8	6.1	—	3.7	0.23	5.7
立陶宛	—	1.0	2.9	2.6	—	2.1	0.02	2.2
拉脱维亚	—	0.8	0.7	2.6	—	1.2	0.2	2.5
爱沙尼亚	—	2.5	0.2	0.9	—	0.4	0.01	1.0

资料来源：《197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272页，274页，363页，366页，409页。

经济畸形发展最突出的典型就是乌兹别克。在老沙皇时期，“俄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在自己的殖民地土尔克斯坦

(即今日的中亚。——引者注)发展棉花生产,因为这样就能更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更容易地垄断原料来源,轻而易举地成立一个更经济更有利的纺织业托拉斯以实行‘联合’生产,一手包办棉花生产和加工的各个过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卷,第254页)今天,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更是变本加厉地限制乌兹别克经济全面发展,使其变成单纯生产棉花的地区。十几年来,这个共和国每年都提供占全苏60%以上的棉花,但它所生产的棉布只占全苏的2—3%。大量的棉花被运到莫斯科和中央地区,一棵棉花不长的俄罗斯联邦,却每年生产占全苏80%左右的棉布。这是典型的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经济关系。

被称为“白金之国”的乌兹别克,尽管每年生产的棉花每人平均将近千斤左右,但是连穿衣的布都要从共和国外运进。以1973年与1960年相比,乌兹别克按人口平均的棉布产量,由28米降为16.7米,下降40%。1960年乌兹别克生产的棉布占全苏的3.7%,而至1973年已下降为2.8%。因此,早在1966年苏修“二十三大”会上,乌兹别克部长会议主席库尔班诺夫就抱怨说:“作为我国主要产棉基地并拥有丰富的劳力资源的乌兹别克,每年,要运进1亿5千万米棉织品和大量针织品。我们共和国在针织内衣和外衣、长短袜的生产方面,在全苏是最末的一个,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织品产量几年来甚至有了减少。”由于轻、重工业都很不发达,直到今天乌兹别克不得不从共和国外运来木夹子、耙、洗衣盆、浇花喷壶等等极为普通的日用消费品。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控制

和掠夺，力图把上述情况固定下来。因此，1965年以后乌兹别克的棉花播种面积继续扩大，而粮食播种面积却相对缩减。从1965年至1974年，乌兹别克的棉花播种面积增长12%，而粮食播种面积却减少了11%。因而乌兹别克经济畸形发展的状况，日甚一日。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一直是全苏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居民所需的粮食，大部分是从共和国外运进来。苏修报刊也透露说：“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谷物经济特别不能令人满意”^①。

下面是近几年来乌兹别克的棉花和粮食等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详细情况：

单位：万公顷

	全部播种面积	棉花		粮食	
		播种面积	占全部面积的%	播种面积	占全部面积的%
1965	333.6	155.0	46.5	125.2	37.5
1966	335.3	162.5	48.5	112.6	33.6
1967	331.5	160.3	48.4	104.8	31.6
1968	349.5	160.5	45.9	127.4	36.5
1969	348.0	166.9	48.0	119.8	34.4
1970	347.6	170.9	49.2	116.0	33.4
1971	343.7	170.7	49.7	105.7	30.7
1972	350.5	168.1	48.0	111.4	31.6
1973	356.1	168.3	47.3	112.9	31.7
1974	360.7	173.1	48.0	111.7	31.0
1974年为1965年的%	108.1	111.7	—	89.2	—

资料来源：1965—197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346、305页；
1966—1969年数取自《苏联农业统计集》第114—115、125页。

① [苏]《农业经济》1968年第6期社论。

不仅粮食不足,乌兹别克的蔬菜、瓜果和牧草等作物也都得不到正常发展,尽管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很适宜。苏修叛徒集团不顾居民年年没有新鲜蔬菜吃,城市供应的水果品种有限和极其紧张,却要抽出80—90%的水浇地来种棉花。同时,由于要把水利、化肥重点保证棉花,其它作物的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很低。“纳扎尔别克”是该共和国最老的一个国营农场,虽然它的水源足,人力多,但由于棉花挤了其它作物,西红柿的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只有151担,黄瓜只有53公担,胡萝卜只有33公担。从1959年至1967年,这里的蔬菜单位面积产量只增加了2公担,而土豆的产量还降低了很多。因此,这个国营农场年年都完不成蔬菜的生产计划。“整个乌兹别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居民供应的蔬菜、土豆、水果和葡萄数量很少。”^①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强迫乌兹别克片面发展棉花,给这里的农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由于只搞单一经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安集延、费尔干和纳曼干州,棉花作物几乎占播种面积的80—90%。几十年不变地在同一块土地上播种一种作物,结果严重破坏了轮作制。乌兹别克农业科学部门研究证明,在灌溉耕作的条件下,棉花—苜蓿轮作最为有效。苜蓿是棉花很好的前茬作物,它对建立巩固的牲畜饲料基地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只为追逐高额利润,根本不顾保护地力和自然资源,年复一年地逼种棉花,结果使大批棉花得了难治的凋萎病,农作物病虫害猖狂蔓延。在

^① [苏]《东方真理报》1967年3月28日。

凋萎病的袭击下，许多“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单位面积逐年下降，而且摘棉时间拖长，常常错过了秋耕期。例如，“安集延区列宁格勒农庄、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雅库鲍夫—列宁集体农庄、斯维尔德洛夫—莫斯科集体农庄以及其他农庄，在1965年前后，每公顷的籽棉收获量是32—35公担，而至1969年时，在凋萎病的损害下，已降至22—25公担。”^①

此外，由于棉花必需水浇耕作，而又不采取冲洗的措施，因此水浇地已经盐碱化或受到盐碱之害。“据最保守的统计，由于土地盐碱化每公顷至少减产4—8公担棉花。”^②

同样，经济畸形发展在摩尔达维亚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个地方土质肥沃，气候良好，归并苏联时间较晚。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强迫摩尔达维亚片面发展葡萄、蔬菜，使其变成大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葡萄园和蔬菜园。勃列日涅夫贪婪地望着这块肥沃的土地说：“这里尽管面积较小，人口较少，但收获的葡萄几乎占全国的1/3，烟草占1/3以上，还有大量的蔬菜、水果、甜菜、向日葵、谷物和畜产品。”^③

摩尔达维亚的土地面积只占全苏的0.2%，人口只占1.5%，而它所生产的葡萄却占全苏的22.8%，水果和干鲜果占15.2%，葡萄酒占13.5%，而且这个比重越来越高。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对于摩尔达维亚推行国内殖民政策，疯狂地刮削这块肥沃土地的膏脂，使得摩尔达维亚的经济发

① [苏]《农村生活报》1969年4月6日。

② [苏]《农村生活报》1966年5月4日。

③ 勃列日涅夫1974年10月11日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摩尔达维亚主要工、农业产品占全苏的比重

	1970	1971	1972	1973
葡萄收获量 (万吨)				
全 苏	401.1	446.7	278.6	458.3
摩尔达维亚	70.0	122.4	55.0	104.3
占全苏的比重%	17.4	27.4	19.7	22.8
水果和干鲜果 (包括葡萄) 收获量 (万吨)				
全 苏	1,169.0	1,230.7	957.0	1,335.1
摩尔达维亚	132.1	189.1	143.1	203.6
占全苏的比重%	11.3	15.4	15.0	15.2
蔬菜收获量 (万吨)				
全 苏	2,121.2	2,084.0	1,994.1	2,592.7
摩尔达维亚	55.3	62.9	72.4	89.7
占全苏的比重%	2.6	3.0	3.6	3.5
罐头 (亿标准听)				
全 苏	106.8	113.0	120.6	130.4
摩尔达维亚	9.5	10.5	11.4	13.3
占全苏的比重%	8.9	9.3	9.5	10.2
葡萄酒产量 (万升)				
全 苏	268,000	280,000	293,000	207,000
摩尔达维亚	24,800	25,200	25,400	28,000
占全苏的比重%	9.3	9.0	8.7	13.5

资料来源：《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323、330、411、419页；
《1922—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08页；《1973年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第222页。

展十分畸形。在种植业中，果树、蔬菜和技术作物的商品产值占91%，而粮食作物只占9%。在全部农业商品产值中，果树、蔬菜、技术作物的产值占64.3%，粮食作物占6.5%，畜牧

业占28%。因而，粮食和畜牧业产品不能满足国内人民消费的需要。

近几年来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进一步迫使摩尔达维亚不断缩小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从1960至1974年，摩尔达维亚的葡萄种植面积扩大了16.8%，技术作物扩大了17.8%，而粮食作物面积却缩小了8.7%，饲料播种面积也缩小了8.6%。

摩尔达维亚部分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

单位：万公顷

	1960	1965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4年为1960年的%
粮食作物	82.3	96.8	83.2	80.6	80.9	79.3	75.1	91.3
土豆	4.5	4.6	3.7	3.7	3.8	3.9	4.1	91.1
饲料	63.0	46.0	51.9	56.1	50.2	54.0	57.6	91.4
技术作物	33.2	39.9	38.1	36.9	40.9	38.7	39.1	117.8
其中：制糖甜菜	6.8	10.3	9.8	9.4	10.4	9.8	10.0	147.1
向日葵籽	17.8	23.9	20.8	19.3	21.8	20.2	20.2	113.5
蔬菜	4.2	4.8	5.2	5.6	6.1	6.2	6.8	161.9
葡萄								
其中：全部生长期	22.0	23.5	25.1	26.0	24.2	24.7	25.7	116.8
结果期	11.6	17.9	17.8	17.8	14.8	14.8	15.7	135.3

资料来源：《苏联农业统计集》第114页；《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64年第278—279、286—293、334—335页，1973年第383、386—389、417—418页，1974年第346、349—352、379—380页。

由于这样大量侵占耕地去栽种葡萄，摩尔达维亚的粮食产量不断降低。1974年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不仅较二次大战前1940年的水平低，而且较沙皇俄国时期的1913年还

要低 1/3。

与此同时，摩尔达维亚的畜牧业也在不断衰退。本来摩尔达维亚的天然牧场就很小，不能满足需要，而这几年饲草的播种面积又不断缩减。苏修刊物有时都不免惊叫：“耕地面积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得共和国保障居民所需的粮食，保障畜牧足够的饲草，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① 由于饲草与饲料不足，摩尔达维亚的牲畜存栏头数不断下降。1975 年与 1971 年相比，猪的存栏头数下降 1%，羊的存栏头数下降 13%。

摩尔达维亚生产那么多的葡萄与蔬菜都到哪里去了呢？摩尔达维亚人民消费很少，绝大部分被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夺走，“以供应这个庞大的填不饱的国家的需要。”^② 对于这一点，苏修报刊也无法掩饰地说：“摩尔达维亚输出产品的基本消费者是俄罗斯联邦一些经济区，首先是中央区”。^③ 由于水果、蔬菜不经加工无法大量运出，因此苏修在摩尔达维亚片面发展食品工业。在摩尔达维亚的全部工业产值中，食品工业一直占一半以上。1973 年摩尔达维亚葡萄酒产量占全苏的 13.5%，罐头占全苏的 10%。苏修为了尽快地掠夺这些宝贵的葡萄，有时不等摩尔达维亚将酒制成，就将“许多葡萄酒初步加工的产品（所谓葡萄酒材料）”运走。^④ 与此相反，摩尔达维亚的重工业发展却十分落后，其中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

① [苏] 沃里彼与克鲁彼特合编《经济地理讲义》莫斯科 1974 年版第三册第 83 页。

② [西德]《播种》1975 年 6 月。

③ [苏]《苏联经济地理》莫斯科 1969 年版第 385 页。

④ 同上。

更落后,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如1973年需要的全部化肥、全部载重汽车和80%的拖拉机,全都由共和国外购进。而且苏修还不断压低摩尔达维亚自产拖拉机的数量。1967年基什涅夫拖拉机厂上报的生产拖拉机的数量,被苏联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硬是给砍掉16%。原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摩尔达维亚建立一个农业机械厂,也被该部从计划中给砍掉了。摩尔达维亚的金属切削机床在1960年还生产了1,065台,而到1969年以后竟连一台也不生产了。

下面是摩尔达维亚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详细情况:

摩尔达维亚农用化肥、机械、电力的生产量与使用量对比

	1970				1973			
	使用量	生产量	不足量		使用量	生产量	不足量	
			数量	为使用量的%			数量	为使用量的%
化肥(万标准吨)	54.6	—	54.6	100	77.4	—	77.4	100
拖拉机(万自然台)	3.5	0.7	2.8	80	4.2	0.8	3.4	81
汽车功率(万匹马力)	180.5	—	180.5	100	183.3	—	183.3	100
电力(亿度)	5.1	4.0	1.1	22				

资料来源:化肥:《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125、421页;拖拉机:《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70年第70—71页,1973年第125、288、365页;汽车功率:《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70年第70—71、373页,1973年第125、193、364页;电力:《苏联农业统计集》第405页,《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195、255页的有关数字推算出电力生产数。

乌克兰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的煤矿与铁矿的国家，在历史上工业就有相当的基础。但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出发，大搞什么“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不许乌克兰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苏联官僚垄断寡头规定乌克兰只能保持“历史形成的（也就是沙俄时期形成的）极重要的全苏采煤—冶金基地和主要甜菜生产区的意义”。而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位置的化学工业、轻工业、机器制造业，却一直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也是微不足道的。乌克兰共和国利沃夫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谈到乌克兰西部只是矿藏的开采有所发展、其他工业部门发展很差时指出：“那个地区的工业好似一个怪物；脚大得出奇，头小得惊人，躯干先天不足。”在乌克兰，稍微有些民族意识的人都对苏修新沙皇这种殖民地化经济政策不满，提出要全面发展工业，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苏修当局就以搞“经济自给自足”、“挑起民族局限性”等等罪名而加以镇压。

哈萨克共和国是苏联主要粮产区，但是工业却极不发展。共和国中有一半的城市，例如在捷米尔塔乌、鲁德内、埃基巴斯图兹和巴尔喀什等地，没有任何轻工业。除了一、两个面包厂之外，也没有任何食品工业。苏修报刊透露说：“哈萨克共和国由于农产品加工业严重落后，不得不从其他共和国大量输入面粉、粮食糝和通心粉。由于轻工业落后，每年不得不将46%的大皮革原料运往其他地区，将36%的小皮革、80%土法洗涤的毛，运出哈萨克，然后再把制成品运回共和国。”^①由

^① [苏]《共产主义旗帜报》1965年5月28日。

于哈萨克共和国缺少肉类加工企业，不得不长途跋涉地将牲畜赶到共和国外去屠宰和加工，结果在往返运输中，使牲畜的毛重减轻，使产品质量降低，居民吃不到新鲜的肉和肉制品。

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共和国，蕴藏着丰富的油页岩、泥炭和水力资源，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却不让它们开发这些资源和发展燃料工业，因而这些国家所需用的煤炭与石油等燃料，全部要由共和国外运进。苏修叛徒集团便从中进行垄断控制与残酷剥削。亚美尼亚盛产钼矿，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钼矿就地初步加工的问题，因此，亚美尼亚共和国所生产的钼矿，全部运到俄罗斯联邦进行加工。

(二) 对农业实行低价和高征购

苏修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拚命从劳动农民手中搜刮粮食，特别对非俄罗斯族农民的榨取更为残酷，甚至连农村必要的种子、饲料都不给留足，连一些瘦畜和幼畜都给搜刮走了。

从1960年到1974年，除俄罗斯联邦之外，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粮食采购率都提高10%以上，有的甚至提高20%至30%。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历史上主要生产经济作物的一些非俄罗斯共和国，如主要生产棉花的乌兹别克，1960年的粮食采购率仅为19.5%，1974年竟提高到54%，同期，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塔吉克，粮食采购率也从2.9%提高到32%，摩尔达维亚是片面发展葡萄、蔬菜的国家，粮食采购率也从21.2%

提高到 31.9%。

这一情况使得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鲍久尔也

各加盟共和国粮食采购率变动情况 %

	1960	1965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4年较 1965年的 增 减
全 苏	45.4	36.6	47.8	43.2	43.5	49.6	45.7	+ 0.3
俄罗斯联邦	47.1	38.2	49.1	42.5	39.3	49.2	46.9	- 0.2
乌克兰	32.9	39.9	39.1	38.9	34.6	41.1	43.9	+11.0
白俄罗斯	10.4	12.7	15.0	15.1	26.6	23.5	20.6	+10.2
摩尔达维亚	21.2	26.7	27.8	34.2	40.2	42.3	31.9	+10.7
中亚五国								
哈萨克	68.6	38.0	73.4	71.2	73.1	73.4	65.1	- 3.5
乌兹别克	19.5	41.0	48.1	47.5	56.4	57.4	53.9	+34.4
吉尔吉斯	23.5	13.7	28.4	27.5	30.5	25.9	29.2	+ 5.7
塔吉克	2.9	21.6	30.8	29.7	36.0	30.4	32.0	+29.7
土库曼	...	38.2	45.6	41.5	38.8	40.4	30.9	...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0.4	13.3	19.6	22.1	25.6	26.0	25.8	+25.4
阿塞拜疆	18.2	24.8	28.7	33.7	32.8	34.1	35.9	+17.7
亚美尼亚	0.8	11.0	16.9	21.0	25.2	23.8	25.0	+24.2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0.2	9.1	10.8	11.9	18.2	15.6	16.1	+15.9
拉脱维亚	3.4	16.1	19.1	18.4	32.0	22.7	18.8	+15.4
爱沙尼亚	0.3	10.1	16.3	14.5	19.9	19.2	14.2	+13.9

资料来源：粮食产量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67年第371页，1974年第355页公布的数字扣除18%的水分，因粮食产量系按谷箱重量计算，有杂质与水分需要扣除；粮食采购量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61年第367页，1974年第374页公布数，因采购的粮食已经筛除杂质，晒干到一定程度，故不需要再扣除水分。

不免抱怨地说：“不考虑现实可能性和不顾共和国的特点，在制订征购计划中来了个大转变，向国家出售谷物量大大增加。”“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剩下的产品不足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和支付正常的报酬。”^①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也说：“以畜牧业为农业最主要部门的我们共和国，有一段时期曾免于向国家交售谷物，但是后来又重新开始交售谷物。这当然影响到集体农庄制订正确的生产计划，而且给集体农庄的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②

苏修叛徒集团对于苏联主要粮产区哈萨克的疯狂掠夺更是惨重。自从196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因农业大歉收外，十多年来粮食采购率一直高达70%以上。搞得哈萨克农村粮食十分紧张，连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也埋怨说：“最近六年来，共和国平均每年交出了58,900万普特的谷物。但是老实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庄、农场连饲料粮也没有了，而有些农庄、农场连种子也没有了。”^③“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单位只剩下极少谷物用于内部需要，从而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④根据苏修统计资料，哈萨克畜牧业发展缓慢，低于全苏发展速度。在1965至1974年期间，哈萨克畜牧业的发展速度较俄罗斯联邦低1/3左右。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于畜产品的高征购也是十分惊人的。苏修报刊透露：“在许多共和国，例如在摩尔达维亚、格

①②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第10期。

③ 《哈萨克真理报》1965年4月8日。

④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3月。

鲁吉亚、阿塞拜疆、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共和国，至今仍把许多没有上膘的牲口交售作为肉食之用。”^①以摩尔达维亚为例，1950年的肉类收购率为15.5%，而至1975年竟提高到74.3%；同期奶类收购率由12.6%提高到64.5%，蛋类收购率由8.3%提高到52.6%。

对于这种高征购情况，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流露抱怨情绪说：“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肉类生产七年计划规定，在六年中我们完成70%，而在这六年中的畜产品征购量却超过了七年计划规定的80%，比七年计划多交售15万吨牲畜。在这些年中，共和国的肉类产量每年平均增长2.5%，可是，肉类征购量却每年平均增加8.5%，奶类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8%，而奶类征购量却每年增加10.8%……结果是，集体农庄为了完成计划，不得不将幼畜杀掉卖肉。此外，由于私养牲畜饲料不足，每年从农庄庄员手中购买几十万头牛卖给国家，在这方面，庄员只有亏损。”^②

最近几年来，苏修市场供应紧张，从各加盟共和国强行征购畜产品就更加日甚一日了。

在征购中，极力压低农产品采购价格，有的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残酷剥削各族人民的又一种毒辣手段。据苏修报刊透露：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内，谷物交售价格都低于生产成本，“爱沙尼亚低7%，白俄罗斯低15%，拉脱维亚共和国低35%，立陶宛共和国低40%”^③。“白俄罗斯的农庄、

① [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杂志1965年第10期。

②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3月。

③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第10期。

农场卖给国家 32.6 万吨谷物。整个共和国谷物生产的费用为 3,500 万卢布左右,而收入只是 2,600 万卢布。”“这个共和国从生产谷物到销售谷物得到的不是利润,而是约 900 万卢布的亏损。”^①

不仅谷物的收购价格低于成本,蔬菜、水果的生产在许多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也是亏损的。下面是苏联《农业经济》杂志 1969 年第 3 期上刊登的一张蔬菜、水果赢利情况表:

	赢 利 率 %		
	黄 瓜	西 红 柿	葱
苏 联	+ 10	+ 9	+ 3
俄 罗 斯 联 邦	+ 24	+ 9	+ 15
哈 萨 克	+ 2	+ 6	+ 3
亚 美 尼 亚	- 4	+ 4	- 46
乌 克 兰	- 7	+ 11	- 8
吉 尔 吉 斯	- 13	- 14	- 49
乌 兹 别 克	- 31	- 27	- 25
阿 塞 拜 疆	- 29	+ 8	- 80
摩 尔 达 维 亚	- 52	- 24	+ 4

从上表中清楚地看出,除了俄罗斯联邦全部都是很高的盈利之外,亚美尼亚的黄瓜亏损 4%,葱亏损 46%;乌克兰黄瓜亏损 7%,葱亏损 8%;吉尔吉斯黄瓜亏损 13%,西红柿亏损 14%,葱亏损 49%;乌兹别克的亏损率更高,黄瓜是 31%,西红柿是 27%,葱是 25%;阿塞拜疆的亏损率,黄瓜是 29%,葱高达 80%。

^① [苏]《农业经济》1965 年第 6 期科托夫的文章。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于非俄罗斯农民的剥削真可谓敲骨吸髓。除了尽量压低农产品采购价格之外，还故意提高收购的规格标准，压低交售产品的等级，大搞扣减制度，如同收租院里的地主收租一样，使农民受尽层层盘剥。苏修报刊透露，粮食收购站借故谷物不合收购标准，“立陶宛集体农庄的收购价格1962年被扣除43%，1964年扣除了9.8%；同期，白俄罗斯的集体农庄分别被扣减了15.6%和7%。”^①不仅谷物的收购是这样，牲畜的收购也同样大搞这种扣减制度。以爱沙尼亚的塔尔图肉类联合企业为例，它在按牲畜的毛重估算牲畜的出肉率时，都是有意压低的。它从“维耶斯基”集体农庄收购一批生猪，毛重7,614公斤，估算出肉5,054公斤，并按此数付款。实际上出肉5,184公斤，农庄因此损失460多卢布。它从“维努”集体农庄收购了一批菜牛，毛重2,870公斤，它故意压低膘情，估算出肉1,324公斤，实际上出肉1,401公斤，农庄吃亏了77公斤。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在爱沙尼亚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肉类加工企业没有超定额的出肉率。肉类联合企业把超定额出肉率记入自己的资产账下，得到了超额利润。仅仅在1966年上半年内，共和国的肉类联合企业就获得了毛重383吨、价值90万卢布的超定额的肉。^②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压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又把劣质工业品高价推销给农民，扩大工农产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现有的技术设备在构造方面不能满意，而

① [苏]《农业经济》1965年第7期。

② [苏]《农村生活报》1967年1月4日。

且价钱太高。”^①这是各加盟共和国普遍的反映。例如，一台哈特牌棉花收获机价值4,050卢布，按实际季节工作量计算，要19年才能收回成本。一台斯克奥—4未开裂的棉花收获机要14年才能收回成本。实际上这些机器都不能工作这样长的时间。象TBK—80饲料分送机这样简单的机器，也要价1,400卢布。白俄罗斯牌拖拉机的全部轮胎的价格约为整个拖拉机价钱的25%。一条谷物联合收割机主动轮的外胎就值224卢布50戈比。为了买一条外胎，集体农庄必须出卖3吨多小麦。^②因此，使用这些机器根本无法收回本身的成本。至于这些机器设备质量之低，更是令人气愤的。全苏有一半左右的拖拉机，因为质量低常出故障，以及缺乏零配件和相应的农机具，不得不爬在窝里。化肥的质量也很低，“每一吨里有800公斤或更多的碎石。尽管如此，价钱却很贵。”^③而且大部分化肥都是不加包装运输，在途中的损失也是十分惊人的。

（三）通过财政预算进行掠夺

财政预算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列宁主持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允许各共和国有充分广泛的财政上的，尤其是预算上的权利，以保证它们有可能表现自己国家行政的

① 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凯宾1966年4月2日在苏共“二十三大”上的发言。

② 谢列斯特在苏共中央1965年3月全会上的发言。

③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3月拉希多夫的讲话。

及文化经济的主动精神。”斯大林在《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中也明确地指出：“关于各共和国的预算权问题。在分给各共和国的份额（其数量应特别加以规定）范围内，各共和国在预算方面应当有更大的独立性。”（《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42页）苏修叛徒集团违背列宁主义原则，把财政预算作为剥削与掠夺非俄罗斯族人民的重要手段，不断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联盟预算，将大部分财权集中到中央，留给各加盟共和国支配的财权越来越小。在整个国家预算中，1965年联盟预算占42.5%，加盟共和国预算占57.5%；到1974年联盟预算提高到54.6%，加盟共和国预算降到45.4%。

由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联盟预算，在整个

苏联国家预算中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所占比重的变化

单位：亿卢布

	国家预算总额(支出数)	其中		所占比重%	
		联盟预算	加盟共和国预算	联盟预算	加盟共和国预算
1965年	1,016	432	584	42.5	57.5
1970年	1,546	806	740	52.1	47.9
1971年	1,609	889	720	55.3	44.7
1972年	1,738	957	781	55.1	44.9
1973年	1,818	998	820	54.9	45.1
1974年	1,943	1,060	883	54.6	45.4

资料来源：1965年数字，《苏联国家预算和各加盟共和国预算》莫斯科1966年版，第8页；1970年数字，《苏联财政》1972年，第12期，第51页；1971—1974年数字根据各年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国家预算法》，详见《真理报》1969年12月19日；1970年12月10日；1971年11月27日；1972年12月19日；1973年12月14日。

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65年联盟预算支出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2.3%,到1974年提高到30%;而加盟共和国的预算支出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则由30.2%下降为25%。

联盟预算和加盟共和国预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单位:亿卢布

	国民收入	联盟预算支出	加盟共和国预算支出	占国民收入的%	
				联盟预算	加盟共和国预算
1965	1,935	432	581	22.3	30.2
1970	2,809	806	740	27.8	25.5
1971	3,050	830	720	29.2	23.6
1972	3,136	957	781	30.5	24.9
1973	3,378	998	820	29.5	24.3
1974	3,537	1,060	883	30.0	25.0

资料来源:《197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573页。

苏修统治集团横征暴敛,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内征收的财政收入与日俱增,其速度远远超过俄罗斯联邦。从1965年至1971年,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征收的财政收入增长52%,而同期在立陶宛共和国境内征收的财政收入增长了86%,亚美尼亚增长了108%,吉尔吉斯增长了113%。以居民税为例,在此期间内,俄罗斯联邦增长了100%,摩尔达维亚和吉尔吉斯增长了225%,亚美尼亚增长了266%。以爱沙尼亚的“拉舍瓦·维特”集体农庄为例,1965年以前它每年交纳居民所得税17,000卢布,而从1965年实行新税率之后,提高到41,000卢布,提高了141%。此事,引起苏联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连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凯宾也报怨说:“为什么现在当人们

能够在这些土地上得到好收成时，就立即缩减他们的收入呢？”^①

在加重对非俄罗斯共和国各族人民横征暴敛的同时，苏

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征收的全部财政收入与财政基建拨款对比

单位：亿卢布

	1965年				1971年			
	财政全部收入		财政基建拨款		财政全部收入		财政基建拨款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全 苏	1,023.3	100	372.0	100	1,660.0	100	755.0	100
俄罗斯联邦	633.4	61.9	260.0	69.9	961.6	57.9	464.0	61.5
乌克兰	186.6	18.2	57.0	15.3	327.6	19.7	109.0	14.4
白俄罗斯	31.6	3.1	9.0	2.4	57.8	3.5	23.0	3.0
摩尔达维亚	11.9	1.2	2.3	0.6	22.1	1.3	6.5	0.8
中亚五国								
哈萨克	40.3	3.9	29.3	7.9	72.5	4.4	52.7	7.0
乌兹别克	31.1	3.0	13.8	3.7	56.4	3.4	27.2	3.6
吉尔吉斯	7.6	0.7	2.7	0.7	16.2	1.0	6.3	0.8
塔吉克	6.8	0.7	3.1	0.8	12.8	0.8	3.1	0.4
土库曼	5.5	0.5	3.6	1.0	9.2	0.6	3.1	0.4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14.1	1.4	4.8	1.3	24.4	1.5	9.9	1.3
阿塞拜疆	13.8	1.3	6.0	1.6	24.5	1.5	10.7	1.4
亚美尼亚	7.6	0.7	3.5	0.9	15.8	1.0	7.9	1.0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12.5	1.2	4.0	1.1	23.3	1.4	9.5	1.3
拉脱维亚	13.6	1.3	3.7	1.0	23.4	1.4	7.1	0.9
爱沙尼亚	6.9	0.7	2.5	0.7	12.5	0.8	5.0	0.7

资料来源：全部财政收入数根据各加盟共和国报纸公布的预算报告；财政基建拨款数见1965年与1971年《苏联和加盟共和国》莫斯科版。

①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3月。

修叛徒集团对于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投资却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联邦。以1971年为例,从俄罗斯联邦征收的财政收入占全部国家预算收入的57.9%,而财政投资却占61.5%;同时,从乌克兰境内征收的财政收入占全苏的19.7%,而财政投资只占14.4%;从白俄罗斯境内征收的财政收入占全苏3.5%,财政投资只占3%。

(四) 榨取廉价劳动力

苏修叛徒集团除了大量掠夺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农矿产品之外,还残酷地榨取廉价劳动力。同老沙皇一样,“他们需要东方各族的‘顺从的’廉价的‘劳动力’。”(《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3页)

尽管在俄罗斯联邦的中央区与工业发达的西北区,感到劳动力不足,但是在许多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都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苏修报刊透露:“在许多地方,如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的许多州、中亚各共和国大多数地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某些地区,都仍然存在更充分利用潜在劳动力的问题。”^①“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属于‘劳动力过剩’地区。”^②“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里目前存在大量劳动力后备军。”^③另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透露,在哈萨克共和国内,仅在1973年一年之内就有20.7万人到“职业

① [苏]《劳动的平衡》莫斯科1970年版第64页。

② [苏]《农业经济》1972年第4期《充分利用劳动力》。

③ [苏]《经济问题》1969年第6期第153—155页。

介绍所”去寻找工作，其中 1/4 以上的人已有数月甚至一年多没有工作了。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非俄罗斯族人民被迫出售廉价劳动力，身受较俄罗斯族更深一层的压榨与剥削。

以工资为例，从苏修公布的统计材料来看，自 1965 年以来，非俄罗斯各加盟共和国的职工平均月工资除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都低于俄罗斯联邦，而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差距最大的是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1974 年这两个共和国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比俄罗斯联邦低 22% 以上，其它一些国家也都低 10% 左右。各加盟共和国工资水平相差悬殊的详细情况见下页表。

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波罗的海沿岸爱沙尼亚等国工资水平所以较高，是因为那里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居民生活水平一向高于俄罗斯地区。至于土库曼共和国，职工的生活水平所以较高，主要是因为那里是苏联宇宙航行发射基地，驻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宇宙空间工程技术人员。

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由于受苏修的歧视和压迫，文化水平大多较低，被迫从事粗工活，因此工资较少。例如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机械工业部门中，俄罗斯人占了这个部门职工人数的 77%，而本地人只占 15%；相反在手工操作比重大的砖瓦制造工业中，本地人占了 89%，而俄罗斯人只占 6.8%。^①

^① 《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民族关系的发展》1968 年皮亚季尔斯克版，第 89 页。

%

	1965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俄罗斯联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乌克兰	94.9	91.3	91.2	90.2	89.1	87.1
白俄罗斯	80.0	86.0	84.8	85.0	84.7	82.9
摩尔达维亚	81.0	81.0	79.4	79.1	79.4	77.4
中亚五国						
哈萨克	98.0	98.3	97.8	98.2	98.4	99.0
乌兹别克	90.1	90.5	90.2	89.6	90.5	91.1
吉尔吉斯	90.0	89.0	88.5	88.0	87.3	89.3
塔吉克	93.0	93.7	91.2	90.2	89.8	89.5
土库曼	101.0	101.6	101.1	101.0	104.8	105.8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87.7	84.1	83.5	81.4	80.9	78.4
阿塞拜疆	91.0	87.1	85.8	84.3	85.0	82.2
亚美尼亚	92.9	96.8	97.3	95.9	94.4	91.9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90.5	94.4	94.7	95.3	95.2	93.2
拉脱维亚	96.0	99.2	99.6	99.9	99.1	96.3
爱沙尼亚	100.9	107.1	108.0	107.7	106.9	104.4

资料来源：1965—1973年拉脱维亚数，《1973年拉脱维亚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384页；1965—1974年乌克兰数，《1974年乌克兰数字》1975年基辅版，第161页；1965—1973年全苏数，《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586页；1965年俄罗斯联邦数和亚美尼亚数：《1965年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统计公报汇编；1965年其余共和国数：[美]《苏联各地区经济展望》1973年版，第174页；1970—1974年均取自《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统计公报汇编和各地方报纸公布的统计公报。

(五) 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落后， 非俄罗斯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苏修叛徒集团对非俄罗斯族人民政治上的残酷压迫和经

济上疯狂地掠夺,使得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处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内殖民地的地位,工农业生产都较俄罗斯联邦落后,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苏修叛徒集团在纪念苏维埃联盟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曾经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说,苏联境内各民族已经消除了政治经济不平等,达到了共同的繁荣。胡说什么:“在我们国家里,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已经消除了单一性。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将国家分为工业区与农业区、原料区与加工区、先进区与落后区。”^①

铁一般的事实与他们天花乱坠的胡吹完全相反,苏联境内各民族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非俄罗斯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联邦,特别是中亚细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更为严重。

以1970年为例,按人口平均的社会总产值,格鲁吉亚共和国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70.6%,塔吉克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68.8%。同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土库曼共和国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58.7%,塔吉克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52.6%。

各加盟共和国按人口平均的社会总产值与国民收入都低于俄罗斯联邦的详细情况见下页表。

工业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苏修叛徒集团为了使各非俄罗斯共和国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依附于俄罗斯联邦,长期处于为它提供农、矿原料的地位,因

^① [苏]塔瓦多夫,《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莫斯科1972年版第56页。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人口平均的社会总产值(卢布)		各加盟共和国按人口平均社会总产值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卢布)		各加盟共和国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1965年	1970年	1965年	1970年	1965年	1970年	1965年	1970年
全 苏	1,832.5	2,662.2	87.7	91.7	846.0	1,198.3	90.1	87.6
俄罗斯联邦	2,089.1	2,901.8	100.0	100.0	939.0	1,367.2	100.0	100.0
乌克兰	1,704.2	2,609.0	81.6	89.9	854.5	1,234.2	90.0	90.3
白俄罗斯	1,429.4	2,289.5	68.4	78.9	668.3	1,018.5	71.2	74.5
摩尔达维亚	1,411.0	2,236.2	67.5	77.1	727.6	1,054.5	77.5	77.1
中亚五国								
哈萨克	1,567.6	2,449.2	85.0	84.4	541.4	910.7	57.7	66.6
乌兹别克	1,521.0	2,262.9	72.8	78.0	533.0	814.8	56.8	59.6
吉尔吉斯	1,466.0	2,183.0	70.2	75.2	541.4	814.8	57.7	59.6
塔吉克	1,282.8	1,996.7	61.4	68.8	465.3	719.0	49.6	52.6
土库曼	1,429.4	2,129.8	68.4	80.0	541.4	802.9	57.7	58.7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1,356.1	2,049.9	64.9	70.6	583.7	874.8	63.5	64.0
阿塞拜疆	1,447.7	2,209.6	79.0	76.1	566.8	826.8	60.4	60.5
亚美尼亚	1,594.8	2,422.6	76.3	83.5	634.5	834.7	67.6	61.1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1,667.8	2,795.3	79.8	96.3	930.6	1,414.0	99.1	103.4
拉脱维亚	2,217.3	3,301.1	106.1	113.8	1,201.3	1,641.7	127.9	120.1
爱沙尼亚	2,290.6	3,194.6	109.6	110.1	1,175.9	1,653.7	125.2	121.0

资料来源：全苏数字根据《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0页、533页；各加盟共和国数字根据尼基金著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莫斯科1974年版，第19页。

此，紧紧地钳制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实行种种歧视和限制。在工业布局上，不让非俄罗斯共和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在基建投资上，歧视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在技术装备上，优先供给俄罗斯联邦的中央区与西北地区。在乌克兰，由于投资款项

经常削减,工业设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在象顿巴斯那样老矿区,“一半以上能生产的矿井都是战前和战后初期建成的。”^①“在采用先进工艺、笨重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无形陈旧的设备更新方面,问题都十分严重。手工劳动比重很大。”^②“九五”计划虽然多少增加了一点投资,但是连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规定对1971—1975年基本建设的投资,不能消除过去几年导致生产力严重不足的错误。”^③

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由于投资拨款不足,“许多企业和工程项目没有达到预定的设计水平。”“许多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的效率不高,先进技术规程采用的不够,生产效率高的设备数目增长缓慢。”^④繁重的手工劳动在这些国家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在立陶宛,“在主要生产部门中劳动机械化程度只占46%,而辅助性劳动的机械化程度只达到30%。”^⑤

在外高加索,发展工业受到种种歧视的情形更是令人惊奇。亚美尼亚盛产铜矿和钼矿,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疯狂掠夺这些资源,每年下达的指标不断提高,根本不顾亚美尼亚人民能否完成这个任务。相反,对于亚美尼亚的投资却少得可怜,给的技术设备也很差。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扎罗比扬对此曾提出不同意见,苏修当局就把这作为“罪名”之一,给扣上“狭隘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的地方主义”的帽子,于

① [苏]《真理报》1969年5月19日。

② 《苏共二十四大文件汇编》中册第16页。

③ [苏]《乌克兰真理报》1971年3月20日。

④ [苏]《苏维埃拉脱维亚报》1971年2月28日社论。

⑤ [苏]《苏维埃立陶宛报》1971年3月4日。

1966年2月被撤了职。阿塞拜疆的情形也是这样。多少年来,对这里的工业投资一直很少。在二十多年时间内,阿塞拜疆共和国只建成了四座新的机器制造厂和三个轻工业企业。

由于非俄罗斯共和国技术设备落后,工业配置不够协调,资源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因此,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发展都远远地落后于俄罗斯联邦。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例,从1965年至1974年,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增

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以1940年为100)

%

	1940	1965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全 苏	100	372	492	523	550	581	621
俄罗斯联邦	100	399	535	570	600	637	679
乌克兰	100	318	405	426	446	472	500
白俄罗斯	100	349	487	525	537	601	645
摩尔达维亚	100	266	300	326	323	341	365
中亚五国							
哈萨克	100	319	407	430	452	479	509
乌兹别克	100	269	311	339	351	363	378
吉尔吉斯	100	273	375	405	422	443	462
塔吉克	100	213	257	274	279	287	294
土库曼	100	262	342	372	389	406	427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100	239	316	328	331	353	382
阿塞拜疆	100	242	307	323	331	359	386
亚美尼亚	100	315	412	437	448	462	494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100	319	424	449	478	506	535
拉脱维亚	100	571	789	848	905	952	998
爱沙尼亚	100	650	905	969	1022	1080	1152

资料来源:《197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193页。

长速度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57%，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53%，塔吉克共和国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43%。详细情况见上页表。

再从按人口平均的工业总产值来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并入苏联之前工业化水平就很高之外，其余各加盟共和国都低于俄罗斯联邦。而且，这种差距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例如，摩尔达维亚 1965 年的按人口平均工业总产值，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57.4%，而到 1973 年已下降为 51.4%；再如土库曼共和国，1965 年时它的按人口平均工业总产值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53.4%，而到 1973 年已经下降为 46.9%。阿塞拜疆过去是工业极为发达的国家，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号称为“石油城”，工业发展水平不在俄罗斯联邦之下。但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和疯狂掠夺，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业已经显著落后，阿塞拜疆的工业不断衰落。根据苏修官方统计材料，1940 年阿塞拜疆的石油产量为 2,223 万吨，而至 1968 年，已经减为 2,114 万吨，下降 5%。阿塞拜疆十个油田管理局，有八个管理局的采油量都在逐年下降。在沙皇时候曾经作为全苏石油基地的阿塞拜疆，“现在已经难以保证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对燃料的需要。”^①阿塞拜疆已经逐渐变为工业废墟。1965 年它的按人口平均工业总产值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 48.8%，而至 1973 年已经下降为 39.8%。详细情况见下页表。

不仅工业如此，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生产也都较俄罗斯

^①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洪多夫在苏修“二十三大”的发言。

各加盟共和国按人口平均的工业总产值

单位：卢布

	1965	1970	1973	各加盟共和国按人口平均 工业总产值相当于俄罗斯 联邦的%		
				1965	1970	1973
全 苏						
俄罗斯联邦	1,409	2,029	2,439	100.0	100.0	100.0
乌克兰	1,100	1,593	1,898	78.0	78.5	77.8
白俄罗斯	789	1,495	1,976	56.0	73.7	81.0
摩尔达维亚	809	1,028	1,253	57.4	50.7	51.4
中亚五国						
哈萨克	585	832	977	41.5	41.0	40.0
乌兹别克	655	765	892	46.5	37.7	36.6
吉尔吉斯	868	1,399	1,698	61.6	69.0	69.6
塔吉克	617	790	868	43.8	38.9	35.6
土库曼	753	972	1,144	53.4	47.9	46.9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665	972	1,066	45.8	47.9	43.7
阿塞拜疆	688	832	970	48.8	41.0	39.8
亚美尼亚	704	1,036	1,165	50.0	51.1	47.8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1,037	1,700	2,093	73.5	83.8	85.8
拉脱维亚	1,594	2,229	2,621	113.1	109.9	107.5
爱沙尼亚	1,591	2,243	2,645	112.9	110.5	108.4

联邦落后。从农业机械化程度来看，1973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到的拖拉机数，俄罗斯联邦为6.4马力，土库曼为5.4马力，乌克兰为3.1马力，格鲁吉亚只有2.0马力。再以农机手（包括农业生产上的拖拉机手、康拜因手、汽车司机和其它农机工作人员）占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比重为例，俄罗斯联邦为16.9%，即每百名农业劳动者中有16.9人是农机手，而白俄

罗斯只占 12.5%，摩尔达维亚只占 10.9%，亚美尼亚只占 7.8%。详细情况见下表。

各加盟共和国农业机械化情况表
(1973年末数)

	全部农业劳动力人数 (万人)	拖拉机手 康拜因手 与司机数 (万人)	农机手 占农业 劳动力的 %	农用拖拉机数量		每个农业劳动力 平均的拖拉机数量	
				自然台数 (万台)	折成马力 (万匹)	自然台数 (台)	折成马力 (匹)
全 苏	2574.9	379.8	14.8	218.9	133.8	0.09	5.2
俄罗斯联邦	1130.3	190.5	16.9	112.0	7200	0.10	6.4
乌克兰	634.4	88.7	13.2	34.9	2000	0.06	3.1
白俄罗斯	141.5	17.7	12.5	9.6	480	0.07	3.4
摩尔达维亚	74.2	8.1	10.9	4.2	220	0.06	3.0
中亚五国							
哈萨克	147.2	30.2	20.5	20.7	1570	0.14	10.7
乌兹别克	153.5	17.8	11.6	13.9	710	0.09	4.6
吉尔吉斯	92.9	4.0	12.2	2.5	130	0.08	4.0
塔吉克	34.0	3.5	10.3	2.5	120	0.07	3.5
土库曼	29.4	3.9	13.3	3.0	160	0.10	5.4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56.4	3.0	5.3	2.0	110	0.04	2.0
阿塞拜疆	48.2	4.1	8.5	2.9	160	0.06	3.3
亚美尼亚	19.2	1.5	7.8	1.1	60	0.06	3.1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38.5	5.8	15.1	4.6	230	0.12	6.0
拉脱维亚	24.1	4.0	16.6	3.1	150	0.13	6.2
爱沙尼亚	11.1	2.2	19.8	1.9	80	0.17	7.2

资料来源：《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365、477、485、469 页。

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大搞扩军备战，坦克大炮的生产挤了民用工业生产的结果。而在农业资金异常短缺的情况下，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又出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肮脏目的，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歧视，对这些共和国的农业投资一压再压，给予他们的农业机械设备一减再减。谢列斯特在苏修党代会上曾经几次提出，苏修当局对于乌克兰“规定的投资、技术设备、肥料及其它物质技术没有全部拨给。”^①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凯宾也抱怨说：“我们在计划措施中列出国营农场需要多少投资，需要多少肥料，需要多少机器，等等。然而，经常是这样的结局：同意了我们增加生产的巨大数字，但是为了保证生产而申请的资金和材料却无根据地被削减了一半，有时削减的还要多。”^②因此，在这些民族地区，“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很低”，“许多繁重劳动过程的机械化程度还很差。”^③在白俄罗斯，“农业上几乎不使用电力，在那里有16%的集体农庄和1/3的农户甚至没有可能用电来为住宅照明。”^④

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水平都比俄罗斯联邦低，因此，他们的农、畜产品的成本也都较俄罗斯联邦要高。以1970年为例，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集体农庄的每吨谷物（不包括玉米）生产成本，俄罗斯联邦为49个卢布，而立陶宛为77个卢布，拉脱维亚为91个卢布，爱沙尼亚为92个卢布；每吨土豆的生产成本俄罗斯联邦为57个卢布，立陶宛为60个卢布，乌克兰为80个卢布。

① 谢列斯特在1971年乌克兰党“二十四大”的报告。

② 凯宾在苏共中央1965年3月全会上的发言。

③ 同上。

④ 马祖罗夫在1965年3月全会上的发言。

我们再从集体农庄按庄员人数平均的公积金来看，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也都低于俄罗斯联邦，而且相差极为悬殊。以1974年为例，乌克兰共和国的按庄员人数平均的公积金，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83%，亚美尼亚共和国只相当于60%，乌兹别克只相当于54%。详见下表：

	参加劳动的 庄员人数 (万人)	公积金总额 (亿卢布)	按庄员人数平均的公积金	
			金 额 (卢布)	与俄罗斯联 邦比较%
全 苏	1,569.7	850.3	5,417	
俄罗斯联邦	566.5	347.3	6,131	100
乌克兰	519.0	265.6	5,118	83
白俄罗斯	95.8	47.0	4,906	80
摩尔达维亚	55.8	24.5	4,391	72
中亚五国				
哈萨克	28.1	18.8	6,690	109
乌兹别克	104.7	34.9	3,324	54
吉尔吉斯	21.3	12.5	5,869	96
塔吉克	26.2	11.1	4,237	69
土库曼	28.3	12.2	4,311	70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38.0	10.5	2,763	45
阿塞拜疆	29.6	6.9	2,331	38
亚美尼亚	8.9	3.3	3,708	60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27.9	29.7	10,645	174
拉脱维亚	14.3	17.2	12,028	196
爱沙尼亚	5.3	9.0	16,981	277

资料来源：*197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第426、449页。

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居民生活水平也都较俄罗斯联邦低。在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享有政治、经济特权

的新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全部国家机器和掌握的全部生产资料，残酷地剥削苏联人民，从中攫取惊人的高额利润。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近十几年来，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工业部门的剥削率，一直在200%左右。这比沙皇俄国1908年时工业部门的剥削率102%，要高出一倍左右。可见，新沙皇比老沙皇还要凶狠和残酷。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敲骨吸髓的残酷压榨下，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日趋贫困，而其中，占苏联人口半数的非俄罗斯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正如列宁在揭露老沙皇时指出的那样，“这些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俄罗斯人更加凄惨。”（《列宁全集》第20卷第232页）今天在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先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1973年俄罗斯联邦居民（包括职工、农庄庄员和城乡的优抚金领取者）的月平均收入为74卢布，而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只有66卢布，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居民只有60卢布，乌兹别克共和国居民只有50卢布，阿塞拜疆共和国居民只有41卢布，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55%。

应当指出，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整个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都很低下。根据苏修报刊透露，在60年代中期，城市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开支每人每月需要51.4卢布。^①柯西金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报告中供认，按人口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在50卢布以下的，是需要给予补助的“不富裕的家庭”。考虑到从60年代到今天，苏联零售物价已经上涨了

^① [苏]《社会主义劳动》1971年第8期第15页。

30%左右，因此今天在城市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每人每月至少要65卢布左右。农村居民生活费用低些，但最低也要相当于城市1/2左右。根据这个标准来看，俄罗斯联邦全体居民平均收入74卢布就很微薄了，而广大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居民的收入，显而易见就更低了（因为在平均数中包括每月收入几千卢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上千卢布收入的新资产阶级，如果将这些特权阶层抛除在外，广大劳动人民的平均收入与生活费用指数相比，就会更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收入是如何的低了。）。

根据苏修报刊公布的有关资料计算，在城市里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于50卢布的有3,176万人，占城市人口20%以上。在农村里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于25卢布以下者，有2,800人，约占农村人口25%左右。此外，城市和乡村中还有1,000多万领优抚金者中贫困的人。总起来，大约有6,700万人，即占全国人口1/4左右的人生活困苦。这是全苏平均的贫困面，根据各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看，非俄罗斯族人民中“经济困难的^二家庭”所占的比重，就更高得多了。

再以城市住房来说，苏联广大居民的居住条件已是相当狭窄简陋了。甚至就是在莫斯科，苏修报刊上也透露说，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民至今仍然拥挤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受破坏的残漏潮湿的小房子里，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工棚之中。但是如果与俄罗斯联邦相比，其它各加盟共和国的居住条件就更加凄惨了。城市居民按人口平均的住房面积，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只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84%，阿塞拜疆只相当于81%，乌兹别克只相当于73%。吉尔吉斯的报刊透露：“绝大多数畜

牧人员,不论冬夏都生活在帐幕、帐棚或不符合起码要求的房屋内。”《哈萨克斯坦报》透露:“我们住在连屁股都难以转过来的小毡房,已经三年了。屋内一冬天都不能烧火,夏季睡觉时,连腿也伸不开。”甚至在原来生活水平很高的波罗的海沿岸,由于俄罗斯人大量流入,挤占了当地好的楼房和住宅,那里的“住房问题仍很尖锐。”^①据国外报刊透露,在爱沙尼亚,“塔林的穆斯塔马耶大楼房主要是被俄罗斯人占用了。”^②但是,对于新住宅的建设却一拖再拖,因此,本地的许多居民一直找不到房子住。在乌克兰,由于住房条件日益恶化,“许多工人的住宅严重失修,房顶漏水,墙壁开裂,根本无法居住,有的长期分配不到房屋,不得不住在活动棚屋和火车箱里”^③,因此,于1969年5月在基辅发生了数千人游行示威,要求改善居住条件。

再从商品供应上来看,民族地区也受到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歧视。以按人口平均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商业零售额来说,1973年俄罗斯联邦为815.9卢布,白俄罗斯共和国为712卢布,哈萨克为646.7卢布,土库曼为546.5卢布,阿塞拜疆则只有452卢布。在苏联整个商品奇缺、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就更加严重了。在哈萨克“共和国的许多城市里、区里和商业组织里,日常必需的商品也经常没有。”^④在许多农村居民点上,甚至有时连面包都脱

① 《苏维埃立陶宛报》1971年3月4日。

②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9月17日。

③ [美]《批判》杂志1970年第2期。

④ [苏]《共产主义旗帜报》1965年5月28日。

销。在乌克兰，“到食堂吃饭的每个人都知道，食堂供应蔬菜的情况是多么不好，即便在现在——丰收的秋天的季节里，在各种蔬菜上市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向顾客提供由二、三片西红柿和几片葱头作的凉菜、碎胡萝卜丁、甜菜丁和切得不太碎的新鲜白菜，第二道菜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蔬菜（只有熬白菜）。”^①甚至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原来居民生活水平很高，现在也连一些普通的日用必需品都买不到。^②在爱沙尼亚，“科赫塔拉—雅尔维市里有17个商店里没有西葫芦罐头，有些单位没有干果、水果罐头和烟草。”^③

在服务性行业方面，各加盟共和国也较俄罗斯联邦落后。按人口平均的居民生活服务的营业收入额，1973年俄罗斯联邦为22.7卢布，格鲁吉亚共和国为21.2卢布，吉尔吉斯为17.8卢布，阿塞拜疆则只有13.5卢布。有些共和国，例如土库曼共和国，“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电报局。”^④在拉脱维亚，“许多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居民，在缝补衣服和鞋子，修理房屋等方面仍然感到困难。修配厂、缝纫店、售货亭、修理店和收货点不足。居民对于定货完成质量低劣和脱期、服务行业企业营业时间不便，依旧发出大量抱怨。”^⑤

下面是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生活水平都低于俄罗斯联邦的详细情况：

① [苏]《乌克兰真理报》1966年10月19日。

② [苏]《苏维埃拉脱维亚报》1967年5月6日。

③ [苏]《爱沙尼亚共产党人》杂志1967年第4期。

④ 土库曼代表伊尚库利耶夫于1965年12月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⑤ [苏]《苏维埃拉脱维亚报》1971年2月26日。

(1973年数)

单位: 亿卢布

	居民每月收入 总额	城市住房 总面积 (百万平 方米)	商品零 售总额	居民生 活服务 总额	按人口平均数(卢布)			
					居民月 平均收 入	住 房 面 积 (米 ²)	商品零 售 额	居民生 活服 务 额
全 苏	166.75	1,730.0	1,856.70	54.97	67	11.6	746.8	22.1
俄罗斯联邦	97.24	1,028.8	1,078.60	30.06	74	11.7	815.9	22.7
乌克兰	31.61	350.1	331.40	11.25	66	12.4	687.0	23.3
白俄罗斯	5.66	52.0	65.50	2.08	62	11.6	712.0	22.6
摩尔达维亚	2.25	14.1	22.40	0.86	60	10.8	602.2	23.1
中 亚 五 国								
哈萨克	8.09	74.8	88.60	2.58	59	10.2	646.7	18.8
乌兹别克	5.88	42.8	61.90	2.04	46	8.5	479.8	15.8
吉尔吉斯	1.58	11.3	17.20	0.56	50	9.4	546.0	17.8
塔吉克	1.35	11.2	14.50	0.50	42	9.0	454.5	15.7
土库曼	1.42	11.7	12.90	0.39	60	9.8	546.6	16.4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2.37	31.0	28.00	1.03	49	12.9	578.5	21.2
阿塞拜疆	2.22	26.6	24.50	0.73	41	9.5	452.0	19.5
亚美尼亚	1.45	17.3	16.30	0.48	54	10.2	610.5	18.1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2.43	21.7	26.90	0.95	75	12.1	832.8	29.3
拉脱维亚	1.93	22.9	26.30	0.97	79	14.3	1,082.3	40.0
爱沙尼亚	1.21	13.8	15.20	0.49	86	14.5	1,078.0	35.0

资料来源: ①居民每月收入总额, 包括工人工资, 庄员劳动报酬与个人副业收入与优抚金者领取的各项优抚金。根据《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456、633、477、475、579、782、641页与《1973年苏联与加盟共和国》一书有关资料编制。

②城市住房面积根据《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15页。

③商品零售额根据《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54页。

④居民生活服务总额根据《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79页。

四 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

俄国老沙皇曾经说过：“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老沙皇为了彻底征服国内各个民族，巩固它的反动统治，除了政治上的野蛮屠杀与镇压和经济上的疯狂压榨与掠夺之外，并且凶残地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强迫“异族人”俄罗斯化，使他们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和法律，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忍受黑帮地主与反动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列宁指出，“在沙皇制度下，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残酷和野蛮的，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对于那些甚至禁止使用本族语言、使人民群众目不识丁的人的这种仇恨，扩大到全体大俄罗斯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2页）

苏修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一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竭力扼杀各个民族中间任何民族意识的萌芽，野蛮地摧残他们的文化，阉割和歪曲他们的历史，压制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并用民族接近与融合作幌子，强力推行俄罗斯化，最后达到消灭民族的目的。

（一）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

俄国老沙皇说过：“没有任何东西能象语言统一那样，把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联结在一起。”他们诬蔑非俄罗斯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是“狗的方言”，鼓吹俄语是政权统一的工具，强制非俄罗斯人民放弃本族语言，把俄语作为义务国语使用。规定每个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必须讲授国语。一切官方文牍都必须使用国语，不能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沙俄当局宣布：“在乡以及村公所，所有公文都应当以俄文书写”；“涉及其他民族，即异族人的判决书，应当无条件地以俄文书写……申请书和申诉书应当用俄文书写，签名也应当用俄文。”^①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主张，取消了义务国语，保证居民能够用各种当地语言在学校中授课。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受压迫民族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保证在一切苏维埃机关中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要求到各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应当学会和使用当地语言，并且要在宪法上“应当严格规定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并对这些规定进行特别认真的检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3页）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曾经帮助几十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

^① [苏]《现时期民族关系与国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60页。

展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许多民族都有用本族语言发行的报纸。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建立科学院和艺术剧院，在各个民族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例如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国内外闻名的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和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都用各种民族语言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走上了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倒行逆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紧步老沙皇的后尘，疯狂地摧残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排斥民族语言，强制各族人民将俄语作为国语使用。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鼓吹，俄语已经“成了一种公认的世界语言”^①。他们胡说什么：俄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是世界语言中潜力最丰富的语言”^②，而其他民族的语言都是次等的语言，都是“依附于俄语”，都是“在俄语的影响下”，才“使这些语言具有劲头和力量，使它们优美灵活，丰富多采”^③。因此，苏修叛徒集团进而宣布，要用俄语统一全国语言，甚至全世界的语言。“历史表明，语言统一正在经过广泛掌握最流

① 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的报告。

② 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全苏俄语学习问题科学实践会议上的报告。

③ 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列宁主义——各族人民友谊与兄弟合作的源泉》。

行的民族语言之一来实现，这种语言在苏联现实条件下就是俄语。”^①他们大肆叫嚣，在苏联要“造成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而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各个民族语言，统统被苏修叛徒集团挤兑在衰退与枯竭的状态之中，统统被宣判死刑，被列入到从历史舞台上消除的行列。他们在报刊上公开地叫喊，在现阶段的苏联，如果有谁还在“积极地掌握自己的民族语言，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民族语言在群众的口语中逐渐贫乏起来，消失了自己的表现能力，消失了自己的适应性与易懂性，它逐渐变成很不自然地用其它语言做遍注解的行话。因此，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内的人们，比较聪明的是忘记自己民族的语言，不去使用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的话。”^②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用俄语统一全国语言，最后消灭各个民族语言的罪恶目的，采取了一系列野蛮的措施和卑鄙的手段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这些措施有：

1、民族地区的一切机构中必须使用俄语。苏修当局规定，在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厂矿企业，文化部门的公务联系和官方文牍，都必须使用俄语。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纪念会、党代表会议、科学会议要用俄语进行。”^③“共和国的、市的、州的和大多数区的行政机构以及所有的企业里，都用俄语处理一切事务。”^④

2、在军队中一切操令和下达指示，甚至士兵之间的谈话

① [苏]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 338 页。

② [苏] 《苏联各民族的接近与民族语言》莫斯科 1972 年版第 195 页。

③ [苏] 《苏联民族学》1965 年第 6 期第 99 页。

④ 拉脱维亚 17 名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信。

都必须一律使用俄语。因此，苏修当局不断扩大征兵范围，并把各族青年分散编队，派到其它共和国里去服役，等等，这不仅是为了扩军备战和加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也包含有强制推行俄语和强制俄罗斯化的罪恶目的。苏修报刊毫不掩饰地供认说：“教非俄罗斯族青年学俄语，不仅是学校的迫切任务，而且也是从事军事爱国主义工作的组织的任务，在军队里则是指导员和政治机构的迫切任务。”^①

3、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电影和戏剧日益减少。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压制民族语言，在电台与电视广播中，用非俄罗斯语言广播的时间和节目越来越少。1969年1月，在基辅407个小时的广播中，只有84小时零40分钟是乌克兰语。里加市的电台和电视台，只有13%的时间是用拉脱维亚语广播。在电影和戏剧方面，也都很少使用民族语言。“在乌克兰，俄罗斯剧场也许比乌克兰剧场还要多。作为‘最流行的艺术’的电影，也差不多全是俄罗斯的。甚至由乌克兰制片厂摄制的影片，也用俄语配音后放映，而不是相反。”^②

4、俄语出版物不断增加，民族语言出版物不断减少。近几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出版物中，用俄语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在总发行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用各种民族语言出版的书籍和报刊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例如，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从1960年至1974年，在俄罗斯联邦用俄语发行的书籍，由占92.1%提高到92.3%，而同期，乌克兰共和国出版的乌克兰语书籍，却由占发行总额的48.7%降为

① [苏]《文学报》1969年4月2日安斯特·萨尔的文章。

② [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28页。

32.8%，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民族语言书籍则由28.1%下降为14.1%。杂志与定期刊物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960年至1974年，在俄罗斯联邦用俄语发行的杂志占发行总数的比重，由94.8%上升至95.9%，而同期，乌克兰共和国用本族语言发行的杂志，却由占52.6%下降为36.4%，哈萨克由16.5%下降为12%。

这种情况，在那些只建立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的少数民族中间，更为严重。例如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1962年出版的书刊中，俄文版占发行总数的50.3%，莫尔多瓦文占49.7%；而至1965年，俄文版所占的比重提高到75.2%，莫尔多瓦文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下降为24.8%。也就是说，仅仅在三年之内，俄文出版物增加了24.9%，莫尔多瓦文出版物下降了24.9%。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发展得更是惊人。苏修报刊也不得不供认说：“莫尔多瓦用俄文出版的书每年都在增加，其中有许多莫尔多瓦诗人和作家写的书也用俄文出版，但是把俄文翻译成莫克沙文和埃尔加文的著作正在减少。”^①

5、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使用俄语教学。学校是强制推行俄语、强迫少数民族俄罗斯化的重要场所。苏修叛徒集团狠狠抓住这个阵地，强行规定，非俄罗斯族的儿童从一年级起就必须学习俄语，三年级以上就要求用俄语讲课。在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里，基本上全用俄语讲授。约有78%以上的中学教科书是用俄文写的。^②至于在大学里，几乎全部使用俄语。

^① [苏]《苏联民族学》杂志1968年第1期第123页。

^② [美]《波罗的海研究公报》1971年第8期。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甚至连《乌克兰文学》课都要用俄语讲授。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里也要使用俄语。这是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最阴险、最毒辣的罪恶行径。现在，在乌克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完全是用俄罗斯语的。”^①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这样猖狂无忌地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使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本民族语言，改用俄语。根据人口普查材料，苏联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城市里更为显著。例如，在从1959年至197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乌克兰族人口中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87.7%下降为85.7%，城市中则下降为75.9%；白俄罗斯族人口中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84.2%下降为80.6%，城市人口中则下降到63.4%；卡累利阿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71.3%下降为63%，城市中则下降为50.4%。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已不懂得本民族的语言。”^②基辅两名观众给苏修中央电视台的信中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和儿童，特别是在农村里，他们说的是一种本族语言与俄语杂在一起的混合语，或者是不三不四的代用语。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在日益萎缩，非俄罗斯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下面是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使用本族语言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

① [苏]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6页。

② [苏] 《苏联民族学》1967年第3期第98页。

苏联境内各民族说俄语的人占本族人口的比重

民族名称	1959年占全部人口的%	1970年	
		占全部人口的%	占城市人口的%
乌克兰	87.7	85.7	75.9
白俄罗斯	84.2	80.6	63.4
鞑 靼	92.1	89.2	34.0
哈萨克	98.4	98.0	95.8
格鲁吉亚	98.6	98.4	97.0
摩尔达维亚	95.2	95.0	82.5
日尔曼	75.0	66.8	58.3
楚瓦什	90.8	86.9	68.0
土库曼	98.9	98.9	97.2
莫尔多瓦	78.1	77.8	56.6
乌德莫尔特	89.1	82.6	64.2
马 里	95.1	91.2	73.2
涅涅茨	84.7	83.4	64.0
埃文基	54.9	51.3	44.9
汉 提	70.9	68.9	42.2
楚科奇	93.9	82.6	56.2
曼 西	59.2	52.4	30.0
科里亚克	90.5	81.1	59.4
哈卡斯	86.0	83.7	67.4
阿尔泰	88.5	87.2	64.6
阿第盖	96.8	96.5	86.7
卡累利阿	71.3	63.0	50.4

资料来源：〔苏〕《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莫斯科1972年版，第4册，第20~29页。

由于苏修强制推行俄语，许多人失去了本族的语言，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①“这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即一些民族人口增加，另

① 〔苏〕《世界人口手册》莫斯科1969年版。

一些民族人口减少。”^①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卑劣手段，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最后达到消灭各个民族的目的。苏修报刊也供认说：“住在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人，不仅比重下降，而且绝对数也下降了。这是因为这里的部分乌克兰人显然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自觉。”^②

对于苏修叛徒集团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引起了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进行抵制与反抗。例如，在亚美尼亚的日历本，标语牌和布告上，经常出现这样的词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忘掉你的母亲，但决不可忘记你的祖国的语言。”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大学，乌克兰青年学生拒绝在教室内使用俄语。在基辅，有17位学龄前儿童的母亲给乌克兰共和国教育部写了一份申诉书，强烈地反对苏修当局“破坏和摧残乌克兰语言，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反动的语言政策。”她们说：“我们并不反对他们学习外族语，特别是俄语。但是，我们的子女总得先学会本族语。”她们指责苏修当局“在乌克兰国土上实行的语言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③

“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中间，普遍的都不愿意用俄语。如果有人用俄语问路，他

① [苏]塔瓦多夫著《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页。

② [苏]《统计公报》1972年第5期。

③ [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6—288页。

们不是不回答，就是给你指错路。^①在摩尔达维亚正在进行静悄悄的、但是极其激烈的反抗斗争。在大街上，公共场所里，人们都主动地说本民族语，而不去说俄语。在一些高等学校里，大学生们经常举行民族诗歌朗诵会和表演民族舞蹈、音乐。在一次民族音乐晚会上，一个“穿着显然是俄罗斯服装的女报幕员说：‘现在请听几首各种风格各个时代的著名俄罗斯歌曲……’”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响起了推动椅子的响声。有一半观众示威性地离开了会场”。^②在中亚细亚，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语言学家尤达欣1973年在共和国科学院全体大会上说：“把俄语作为本族第二语言的论点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另一位院士兼作家塞迪克别科夫也对吉尔吉斯语言中充斥着说不清的俄文“外来语”强烈不满，提出“吉尔吉斯民族语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善”，“要为纯洁民族语言而斗争”。结果，这两位院士都遭到严厉的处罚，被斥责为“企图将本民族语言与伟大的俄语对立起来”。在格鲁吉亚，作家别瓦兹、贾帕里泽在格鲁吉亚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强烈的抗议，指责莫斯科强行规定格鲁吉亚大学和高等学院的课本全用俄语印刷出版，所有的学位论文和毕业论文都用俄文代替格文。在会上，一个俄国官员解释为什么要在学校里更广泛地推广俄语课的政策时，代表们发出了一片嘘声。^③一个格鲁吉亚人气愤地对一位来访的外国人说：“在1976年——我们是俄罗斯的小殖民地！如果我们不是俄罗斯的殖民地，我们今天不知怎么

①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4月20日文章。

② [西德]《播种》1975年第6期。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76年6月27日电。

样呢？”^①

（二）残暴地摧残非俄罗斯族 的文化教育事业

沙皇政府曾疯狂地摧残和压制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其凶残和野蛮的程度，真使顽石为之惊叹。它排挤和压制非俄罗斯族文化教育机构，摧残受压迫民族的书报出版事业，力图窒息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它剥夺“异种人”受教育的机会，逼使他们目不识丁，愚昧无知，长期地囚禁在黑洞洞的各族人民的监狱之中。列宁在为第四届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起草的讲话稿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沙皇摧残民族文化教育的罪恶。列宁指出：“阿雷波的副主教保罗在关于1652年乌克兰人的文化程度的调查材料中说，几乎所有的居民，不仅是男人，而且连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识字。”“1804年，沙皇圣旨下来，禁止用乌克兰语文进行教学。民族压迫不断地产生恶果。1897年的普查表明，在俄国，乌克兰人文盲最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最低。那已经是1897年了，而那时识字的人还只占人口的13%。（《列宁全集》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第3版第16卷第689页）在叶·马尔科夫写的一本《克里米亚杂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俄国沙皇还没侵占克里米亚鞑靼之前，鞑靼人几乎都受过教育。而在俄国人征服之后，那里到处都是文盲。在爱沙尼亚，俄国沙皇为了使这个被统治的民族愚昧无知，千方百计地把塔尔图大学从爱沙尼亚的人手中窃走。

^①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6年10月18日。

沙皇还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摧毁了几十座学校。沙皇在摧残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是一头最凶残的野兽。

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在许多从来没有学校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起民族语言的学校。列宁曾经指出：“各民族工人的教育政策是统一的。”（《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9页）斯大林也明确指出：“首先使初等教育成为不分民族的全国公民的义务教育，然后中等教育也如此。”（《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4页）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还在全国处于经济瘫痪和饥馑状态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就为乌克兰拨出了大约80万金卢布，为乌克兰的学校印刷教科书。还在30年代初，在乌克兰就有90%以上的儿童上了学，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有13.6万工农青年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里毕业了。摩尔达维亚从1950—1951年度开始就实行了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1952—1953年度在摩尔达维亚就设有普通初等学校、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1,948所，校外儿童教育机关96所，中等专业学校39所，高等学校9所。总之，各个民族的教育事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地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疯狂地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把列宁、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从哈萨克草原到西伯利亚莽莽丛林中间的庞大的民族语言学校网，给破坏得零落不堪。西方报刊有过揭露说：“尽管仍然缺乏系统化的入学数字，现在已经积累的十分可靠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充分说明，那些非俄罗斯族学校的入学率在60年代显著地下降，这不仅在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的时期是如此，在勃

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当权时也是这样。”^①

在新沙皇的残暴摧残下，今天苏联的民族语言的学校数量越来越少。根据苏修报刊透露，在1932—1933学习年度，乌克兰共和国内共有中、小学校21,971个，其中乌语学校18,905个，占总数的86%，俄语学校1,001个，占总数的4.6%，其它语言的学校4,067个，占总数9.4%。^②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在乌克兰的两个大城市——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民族语言学校只分别占总数的4.1%与8.1%。而在一些中、小城市里，例如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已不再有乌克兰人的学校了。^③根据伊凡·久巴的揭露，“在1958年，即使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只有22,000名，而俄语学校的学生人数是61,000名。”^④也就是说，乌语学校只占总数30%左右。

这种情况，在人数较少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里，更为严重。在1958年以前，凡是以单一民族的名称命名的自治共和国里（例如马里自治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等），大都有本民族语言的中学。但是1958年以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便完全没有了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60年代以后，伏尔加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乌德摩尔特人、马里人、楚瓦什人也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学校。到1972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除了巴什基尔、鞑靼、图瓦和雅库特人之外，一些中、小

① [英]《苏联研究》1974年1月一期中的《苏联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一文。

② [苏]库里钦科，《苏联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莫斯科1972年版。

③ [美]《华盛顿邮报》1969年3月17日《乌克兰追求种族的自尊心》。

④ [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3页。

民族几乎都没有了本民族语言的学校。

苏修报刊透露说，今天苏联 119 个民族中，只有 66 个民族还存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们还荒谬绝伦地鼓吹说，对于那些已经失去民族语言学校的少数民族来说，“不专门设立本族语言的学校和班级，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苏维埃民族的统一过程的进一步加强，反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上述铁一般的事实，确实反映了苏修的民族政策，但它反映的根本不是什么成功，而是苏修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苏修叛徒集团把持着教育大权，使它变为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和进行殖民压迫、实行俄罗斯化的工具。一些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精神贵族和上层人物的世袭领地。他们利用职位和特权，甚至不惜采取极其卑劣的行私舞弊和冒名顶替等手段，将新资产阶级的子女送到学校里去，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特别是倍受欺凌的非俄罗斯族的子弟，设下一道道高高的栅栏，将他们排斥在高等学校的大门之外。苏修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招生，名曰“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教育方面一律平等”，^①但在实际上实行的却是最污浊的民族歧视政策。那些控制教育大权，把持考场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个都是最黑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非俄罗斯族学生总是给予种种歧视与刁难。一些高等学校的尖端学科，严格限

^① [苏]《消息报》1973 年 4 月 5 日。

制不准非俄罗斯族青年考入。而且他们规定，每个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通过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两门功课，这就给非俄罗斯族青年增设了更高的栅栏。在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生活条件更加困苦，再加上语言等等的客观条件，即便在“把分数作为进入高等学校唯一标准”情况下，非俄罗斯青年能够考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也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族。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是加以修饰的统计材料，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例如，1974年每万名居民中的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俄罗斯联邦为80人，格鲁吉亚为56人，土库曼为47人，而摩尔达维亚为43人，只及俄罗斯联邦的一半。详见下页表。

上述情况是按加盟共和国统计的，而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里除了主要是本族人居住之外，还有其它的民族，如在俄罗斯联邦里，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住有许多非俄罗斯族人，在非俄罗斯共和国里还住有许多俄罗斯人。因此，上表中的数字只能表示一个平均的大概趋势。如果，我们按民族统计的数字来看，非俄罗斯各族人民受教育的水平较比俄罗斯人落后的程度就更严重了。例如根据1970年人口普查材料，每千名10岁以上的居民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俄罗斯族为45人，乌克兰族为35人，乌兹别克族为24人，塔吉克族只有21人。同期，在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的文盲人数，俄罗斯族为203人，乌克兰族为241人，乌兹别克族为308人，塔吉克族为314人。

上述情况讲的还是那些成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至于那些没有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就更

每万名居民中高等学校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

共和国名称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1965	1970	1974	1965	1970	1974
全 苏	17	26	28	27	43	45
俄罗斯联邦	19	28	30	30	46	50
乌克兰	16	25	26	27	44	44
白俄罗斯	14	23	26	24	40	45
摩尔达维亚	11	19	18	15	33	33
中亚五国						
哈萨克	13	21	23	21	36	40
乌兹别克	18	28	26	17	35	37
吉尔吉斯	13	21	24	18	31	32
塔吉克	13	20	22	13	27	28
土库曼	12	20	19	17	29	28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21	26	26	18	29	30
阿塞拜疆	13	27	30	21	35	34
亚美尼亚	17	31	35	21	38	49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14	23	25	31	41	45
拉脱维亚	16	20	23	26	37	36
爱沙尼亚	16	21	21	30	35	34

资料来源：《1974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98页。

为落后。例如，每千名 10 岁以上的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卡尔梅克、阿瓦尔族只有 18 人，巴什基尔、印古什等族只有 15 人，库尔德族只有 8 人，涅涅茨族只有 3 人，较俄罗斯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少 10 倍。这些民族的文盲人数之多，更是十分惊人。在每千名 10 岁以上居民中文盲的人数，达尔金族竟高达 412 人，库尔德族高达 504 人，涅涅茨族高达 684 人，较俄罗斯族高两倍半。详见下表，

各民族人民的教育程度
(每千人中受各级教育者人数)①

单位：人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级教育	文盲
俄罗斯人	45	463	289	203
乌克兰人	35	441	283	241
白俄罗斯人	30	408	333	229
乌兹别克人	24	388	280	308
哈萨克人	29	361	299	311
格鲁吉亚人	84	494	236	186
阿塞拜疆人	37	387	289	287
立陶宛人	32	321	385	262
摩尔达维亚人	14	324	343	319
拉脱维亚人	38	450	321	191
吉尔吉斯人	26	374	285	315
塔吉克人	21	369	296	314
亚美尼亚人	55	463	271	211
土库曼人	25	405	279	291
爱沙尼亚人	44	418	437	101
巴什基尔人	15	354	357	274
布里亚特人	47	380	306	267
阿瓦尔人	18	290	323	369
达尔金人	17	253	328	412
库梅克人	23	325	320	332
列兹金人	30	328	310	332
印古什人	15	237	311	437
卡巴尔达人	26	391	294	289
卡尔梅克人	18	280	357	345
卡累利阿人	13	325	371	291
科米人	22	390	343	245
马里人	12	317	379	292
莫尔多瓦人	11	311	336	342
鞑靼人	22	420	318	240

续表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级教育	文 盲
图 瓦 人	20	316	359	305
乌德摩尔特人	14	360	358	268
车 臣 人	7	212	334	447
楚 瓦 什 人	17	407	323	253
雅 库 特 人	33	341	320	306
阿 第 盖 人	37	398	270	295
阿 尔 泰 人	18	265	395	322
卡 拉 恰 依 人	32	314	325	329
哈 卡 斯 人	22	279	366	333
契 尔 卡 斯 人	30	391	298	281
多 尔 干 人	11	187	375	427
科米—彼尔米亚克人	7	273	391	329
科里亚克人	5	183	443	369
曼 西 人	12	244	398	346
涅 涅 茨 人	3	72	241	684
汉 提 人	10	217	393	380
楚 科 奇 人	6	156	382	456
埃 文 基 人	18	238	351	393
卡 拉 卡 尔 帕 克 人	30	354	300	316
阿 布 哈 兹 人	46	387	289	278
摩 尔 德 人	8	168	320	504

注：①指10岁以上居民而言。

资料来源：《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莫斯科1972年版第4册，第393—433页。

对于苏修叛徒集团这样摧残和歧视非俄罗斯民族教育，非俄罗斯各族人民都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阿塞拜疆代表在1966年与1967年两次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讲道：“在阿塞拜疆，教师越来越不够。培养师资的问题在共和国很尖锐。到1970年我们将缺少8,000多位教员。”“高等学校的招生

额……减少了。”“学校的建设也是个严重的问题。学生名额大大超过交付使用的新校舍的数量。最近几年来，共和国不仅两班制的学校增加了，而且甚至三班轮转学习的学校也在增加。”17名拉脱维亚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一封信中控诉苏修叛徒集团歧视非俄罗斯民族教育时指出：“拉脱维亚缺乏用于出版拉脱维亚人的著作和学校课本的纸张；然而，俄罗斯作者的著作以及俄语的学校课本却都出版了。”由于“我们共和国还缺少几百吨纸张”，拉脱维亚学校的学生连课本都得不到满足。敖德萨市的一位公民、乌克兰诗人卡拉万茨基，曾对1964~1965年考入敖德萨工艺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只有43%是乌克兰人，这个数字根本不能与乌克兰共和国或敖德萨市的乌克兰人口比例相适应。他对在高等教育方面这样歧视非俄罗斯族，曾向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检察官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审判共和国高等和中专教育部长达坚科夫。当然，当权者不会因此受审，而控告者本人却不久就被捕押入监牢之中。

在苏修叛徒集团反动统治下，不仅教育情况如此，非俄罗斯族的文化和卫生医疗事业也都受到压制，都较俄罗斯联邦落后。

从卫生医疗事业来看，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医生数，俄罗斯联邦为32.6人，白俄罗斯共和国为28.5人，阿塞拜疆为26.8人，塔吉克只有18.7人，只及俄罗斯联邦的一半。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病床数，俄罗斯联邦为118.5个，乌兹别克共和国为100.8个，格鲁吉亚为94.0个，亚美尼亚为87.0个。据苏修报刊透露，在格鲁吉亚，“在许多医院，寄宿学校，保育

院和学龄前儿童机构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缺点。”“供应单位、采购单位和商业单位对于给保育机构和医院供应食品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于建立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不够关心，常常中断给医院供应的某些药品。”“有些区的医疗机构没有得到充分的药品和其他防治手段的供应。”^①在摩尔达维亚的农村，“现有的医生数量只能满足需要量的1/3。”^②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疾病预防网发展缓慢。大多数企业还没有疾病预防机构。”^③在中亚细亚各国，由于天气炎热，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肠道传染病发病率很高。”^④至于在哈萨克斯坦，情形更加糟糕。由于迁来大量移民开垦生荒地，人们拥挤在狭窄的工棚里和地洞里，传染病泛滥。“但是，这里没有建设医疗预防机构。”^⑤

上述讲的还是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地方，至于没有建立自己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卫生医疗条件就更差。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给居民配备的病床和医疗干部是不足的，专门医疗救护组织是落后的。”这一点甚至在自治共和国首都萨朗斯克市都是“特别明显。”^⑥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计划拨给我们的保健用款不足。”“在城市里医院和其它医疗机构仍然不足，而在农村尤其缺乏。”^⑦

① [苏]《东方曙光报》1967年6月15日。

② [苏]《消息报》1968年6月28日。

③ [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④ [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⑤ [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⑥ [苏]《消息报》1968年6月28日。

⑦ 卡尔梅克代表戈罗多维科夫在1965年12月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发言。

对于这种严重歧视少数民族卫生事业，连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卫生和社会赡养委员会主席萨利耶夫也不得不承认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医疗卫生干部的分配方面“有严重的缺点”，“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医疗机构的建设工作进行得特别坏。”^①

在文化事业其它方面，对于非俄罗斯族的压制和歧视也是很严重的。以1973年为例，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电影放映点，俄罗斯联邦为7个，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为4.7个，吉尔吉斯为3.4个，亚美尼亚只有2.9个，连俄罗斯联邦的一半都不及。每万名居民平均的俱乐部数，俄罗斯联邦为5.8个，乌克兰共和国为5.3个，格鲁吉亚为4.3个，爱沙尼亚为3.5个，乌兹别克则只有2.7个，较俄罗斯联邦低一半多。伊凡·久巴揭露，“乌克兰戏院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尽管在基辅和敖德萨有两个电影制片厂，但是乌克兰电影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基辅和敖德萨两个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不是坏得使人不能相信，就是（除了极少数以外）根本不是乌克兰电影。”^②

再从报刊发行情况来看，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图书发行量，俄罗斯联邦为9.3册，乌克兰共和国为2.9册，土库曼共和国为2.2册，哈萨克共和国则只有1.6册，较俄罗斯联邦低80%。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报纸发行量，俄罗斯联邦为193.2份，乌克兰共和国为86.9份，塔吉克为65.8份，乌兹别克则只有60.5份，只及俄罗斯联邦的30%左右。至于许多居住

① [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②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52页。

在本共和国以外的一些民族和只建立自治州与民族区的少数民族，则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民族出版事业。例如，“住在苏联的 350 万犹太人只有一家报纸和一家杂志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的，而这只是在他们的自治区内。”^① 在俄罗斯

(1973年数)

共和国名称	按人口平均的报纸发行量 (份)	按人口平均的图书发行量 (册)	每万名居民平均的医生数 (人)	每万名居民平均的病床数 (个)	每万名居民平均的俱乐部数 (个)	每万名居民平均的电影放映点 (个)	按人口平均的收音机数 (个)
全 苏	141.7	6.3	30.6	111.7	5.3	6.1	0.64
俄罗斯联邦	193.2	9.3	32.6	118.5	5.8	7.0	0.72
乌克兰	86.9	2.9	30.1	113.6	5.3	5.8	0.64
白俄罗斯	82.6	3.3	28.5	110.4	6.6	7.0	0.62
摩尔达维亚	86.0	3.4	24.0	102.9	4.5	4.7	0.65
中亚五国							
哈萨克	68.6	1.6	25.2	121.8	5.5	6.6	0.52
乌兹别克	60.5	2.5	23.6	100.8	2.7	3.1	0.39
吉尔吉斯	63.4	2.2	23.0	110.4	3.4	3.4	0.39
塔吉克	65.8	1.5	18.7	96.0	3.4	3.3	0.35
土库曼	63.6	2.2	23.2	111.5	3.3	3.2	0.43
外高加索三国							
格鲁吉亚	132.2	3.4	38.1	94.0	4.3	3.8	0.43
阿塞拜疆	86.7	2.3	26.8	95.3	4.5	3.8	0.37
亚美尼亚	86.1	3.7	31.7	87.0	4.4	2.9	0.42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117.6	5.1	31.7	106.3	4.3	4.9	0.54
拉脱维亚	119.3	5.8	37.4	124.6	4.1	5.3	0.71
爱沙尼亚	170.2	9.3	35.6	111.5	3.5	4.2	0.75

资料来源：《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534、736、740、741、745、747、752、755页。

① 拉脱维亚 17 名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信。

联邦的库尔斯克、沃龙涅什、库班、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区域里，早已形成乌克兰人定居的固定地区，在哈萨克生荒地开垦区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但没有一张当地出版的报纸，没有一本当地出版的书籍”^①。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卫生事业的详细情况见上页表。

（三）篡改、阉割和歪曲历史，扼杀民族意识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同化以至于最后消灭各非俄罗斯民族的罪恶目的，不仅用强制推行俄语来压制民族语言，用移民和改变领土疆域来破坏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同地域，用种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条文和法令来摧残民族文化和民族特点，而且更毒辣的是，对于形成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进行恶意的粗暴的篡改和歪曲，不准出版和发行正确阐述民族历史的书刊和文章，残酷地镇压和迫害真实地阐述民族历史的人，扼杀民族意识，使非俄罗斯民族人民逐渐地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遗产一无所知。

在乌克兰，许多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著作根本得不到出版，甚至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有关民族政治斗争

^①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01页。

的文献和联共(布)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决议也不能再版。乌克兰出版界刚刚破除禁例，立刻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指责：“一些书报，杂志的文章，乌克兰个别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口头发言，都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和曲解，存在着恢复历史学家格鲁谢夫斯基及其‘学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含义概念的企图。”^①

对于稍微真实一点地阐述民族历史和抒发民族感情的书报和作者与出版者，立即进行围剿与迫害，甚至地位很高的人也难幸免。乌克兰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岗察尔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教堂》，书中赞扬了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遗产，立即遭到围攻，报刊上点名批判，被指责为“套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枷锁”，“把本民族特点作为一种优越性一味加以强调”，“夸大和吹嘘本民族的古迹”，等等。一位作家由于在早些时候写了一篇赞誉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还有一个记者因为挺身而出撰文反驳攻击岗察尔的文章，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至于岗察尔本人，虽经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一再袒护，但终于在1971年9月，被撤销了乌克兰作协第一书记的职务。其他的人因为阐述民族历史和文化而遭受迫害的更是不计其数。外电报道：“在苏联警察最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中，成百名知识分子受到严格审查。大部分人的罪名是，编述非苏联的乌克兰历史书，或者是写了歌颂乌克兰历史的文章。”^②

谢列斯特本人，也因为写了《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126—127页。

②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4月20日。

在报刊上受到点名批判，指责这本书“过多地渲染了过去的乌克兰”，“激起民族主义的幻想和偏见，激起民族局限性和妄自尊大”，“脱离苏联历史”来说乌克兰历史，把乌克兰的经济成就同苏联的整个发展“隔绝开来”，只强调乌克兰共和国的“经济自给自足”等等。并且在乌克兰多次召开党的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上，专门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最后把它作为谢列斯特的“罪行”之一，撤销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今天在苏联，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出版成了禁域，除非由苏修叛徒集团及其所豢养的御用学者、反动文人官修国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涉猎；否则，一切迫害都会压到你的头上来。赫鲁晓夫曾经警告乌克兰的一位“使者”说：“不要碰这个问题，你会碰断脊梁骨的。”^①

在格鲁吉亚，70年代初曾经先后出版了一些阐述格鲁吉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书籍与文章，例如格鲁吉亚民族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西达莫尼泽编写的《1917—1921年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史》、历史学家梅纳布克的《格鲁吉亚民族国家体制发展的几个问题》、作家德日帕里和班吉拉泽在《格鲁吉亚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赞颂格鲁吉亚女皇塔玛拉的文章，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格鲁吉亚分院编写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概要》等等。苏修当局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先是由苏修党中央作出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接着，把进行“反击斗争”不力的核

^① 引自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375页。

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格共中央宣传书记茨哈卡雅和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洛拉什维利撤了职，对于这些著作的作者、出版者和研究单位与审查单位负责人都给予严厉的处分，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共和国出版委员会主席、电影委员会主席、马列主义研究院格鲁吉亚分院院长、格鲁吉亚党报《东方曙光报》主编、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等，都因此撤了职。同时，还发动全国报刊对这些著作进行“毁灭性的批判”。把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民族尊严、民族荣誉最普遍的客观阐述，都扣上“狭隘民族性”、“地方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把过去理想化”、“同民族的传统友谊、相互谅解和相互尊重相对立”等等的帽子。而且还召开了格鲁吉亚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把加强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放在重要地位”的问题。

在残酷地镇压真实阐述民族历史的人的同时，苏修叛徒集团又用种种卑劣的手法，肆意篡改、阉割与歪曲民族历史，用一些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泥潭中扒掘出来的谎话，编造理想化的“共同祖国的历史”，实际上是现代版本的俄罗斯帝国和现代沙皇俄国的历史，以此来进行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民族联邦爱国感”教育，“共同祖国和一家人的感情”的教育。

苏修叛徒集团篡改、阉割与歪曲历史的手法，是十分狡猾然而又很愚蠢，十分机伶然而又很粗暴，十分巧妙然而又很拙劣，十分虚伪然而又很放肆，他们用今天的卑鄙来掩盖昨天的卑鄙，用编造的历史神话来粉饰和注解今天的侵略和镇压的

罪恶行为。

第一,把对民族地区的武力征服和疯狂侵略歪曲为“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在许多著作中明确地指出,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俄国是个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几百年来,沙皇俄国从它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的手里掠取了大量的土地,这里除了赤裸裸的武力侵占,就是讹诈、欺骗和玩弄阴谋,根本没有什么“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页)

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历史客观事实,把沙皇俄国对边疆的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征服,硬说成是对这些民族的解放,这些国家和地区是“自愿合并”于俄罗斯帝国的。例如,沙皇俄国派几十万军队,极其野蛮地征服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央亚细亚的各个汗国,残酷地镇压了那里的各个部落和民族,这是火和剑刻的历史,永远也不会从中亚人民对他们悲惨的命运的回忆中抹杀掉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揭露沙皇俄国对中亚的侵略行为说:“只要注意一下年月日,就会发现帕麦斯顿勋爵的行动与俄国对中亚细亚的侵略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73页注)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实,硬是信口雌黄地胡说:“吉尔吉斯自愿加入俄国。”①“十

① 赫鲁晓夫1964年8月16日在吉尔吉斯的讲话。

九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完成了哈萨克自愿归并俄国的过程。”^①
“伊朗军队不止一次的进攻，封建内讧，促使个别土库曼部落寻求俄国的保护。到十九世纪中叶，大部分滨里海的土库曼人都自愿接受了俄国国籍。”^②

对于外高加索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历史的事实是，俄国沙皇利用俄土战争后的有利形势，明火执仗地把军队开进外高加索地区去抢掠那里的丰富宝藏，又用阴谋收买等肮脏手段挑起部族纠纷，然后他趁火打劫霸占了这些民族的领土。列宁指出：“最近俄国又恢复了它过去那种策划暴动的政策，也就是说，它又利用它的阿尔明尼亚人充当代理人，在土耳其一些地区煽起暴动。”（《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2页）当时，一个深知底细的人在《论征服格鲁吉亚、伊梅里希亚和奥迪希及其所有邻近民族的利弊》这篇文章中，曾经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俄国军队是怎样和抱着什么样动机进占外高加索地区的，他写道：“最先大力主张占领格鲁吉亚的是普希金伯爵的建议，他出于野心，也许是出于对祖国的热忱，认为完成这一事业就完成了他个人的愿望，也有助于他为国家效劳的愿望。”征服外高加索的动机是“兼并盛产金属、谷物和牲畜……的一块领土。”^③

但是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出于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需要，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胡说外高加索“自愿合并”于俄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先进的人们开始懂得了这些

① [苏] 达秋克主编《苏联历史》莫斯科1960年版第192页。

② 《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1960年版第9卷第590页。

③ [苏]《莫斯科大学帝国历史和古罗斯史学会讲义》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7页。

国家归并于当时处于欧洲先进列强行列的俄国的历史必要性。”^①“阿塞拜疆先进人物都拥护归并俄国。1803—1805年，卡拉巴赫汗国，谢金汗国以和平方式归并俄国。”^②“南高加索之所以能这样迅速地并入俄国，是因为在实行合并的时候，当地广大居民阶层对俄国抱有友好的态度。而封建主也没有大加反对。”“俄国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③

关于摩尔达维亚的神话编得更加离奇，竟然说是“摩尔达维亚向沙皇俄国提出了许多申请书，要求接纳她加入俄国国籍。”^④难道世界上真有这种多少次心甘情愿开门揖盗的民族吗？马克思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俄国沙皇的阴谋说：“一八二八年五月七日，五万俄国人入侵莫尔达瓦—瓦拉几亚。”（《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第82页）

除此之外，象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阿斯特拉汗国、巴什基尔、巴尔卡尔、卡巴尔达等国，在苏修叛徒集团用荒诞无稽的谎言编写的历史书中，无一不是“自愿”地归并俄国，甚至被伊凡雷帝杀掠一空的喀山汗国，也被说成是“自愿合并”，还搞什么纪念喀山“自愿合并”450周年庆祝活动，那末，余下的还有哪一个民族是被沙皇俄国用武力征服的呢？这种丧心病狂地歪曲历史、用弥天大谎愚弄人民的作法，只能说明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极端的反动腐朽，他们的内部极端虚弱，已经堕落到只能靠谎言过日子的地步。

① [苏]《阿塞拜疆共和国》莫斯科1958年版第11页。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69年版第252页。

③ [苏]《世界通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6卷第117页。

④ [苏]《历史问题》杂志1967年第2期第22页。

第二，宣传苏联境内各民族，特别是斯拉夫各民族之间有“共同的血缘”和“不可分割的共同的祖国”，不承认这些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实际上，这亦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从俄国保皇党、地主黑帮到孟什维克，没有一个不曾推销过这种反动观点。斯大林抨击这种反动观点时，嘲笑它是从帝国愚人城的道德沦亡的无底泥潭中冒出来的历史诡辩学。斯大林说：“我接到一张条子，上面说我们共产党员似乎在人为地培植白俄罗斯民族。这是不对的，因为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罗斯语言不同的语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大约五年前，关于乌克兰，关于乌克兰民族，也有人说过同样的话。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人说，乌克兰共和国和乌克兰民族是德国人臆造出来的。可是很明显，乌克兰民族存在着，发展它的文化是共产党员的义务。违背历史是不行的。”（《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8—39页）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也学着地主黑帮和孟什维克的腔调，大谈斯拉夫民族之间有共同起源和共同的“血缘关系”，并要求在人民中间灌输这种“共同血缘关系”的“博爱”感情。他们宣扬什么，历史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基辅罗斯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的摇篮，证明居住在基辅公国领土上的民族是由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它们有统一的文化。”^①依此，他们又进一步编造谎言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概念，只

^① [苏] 维尔内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55年中译本第2、10页。

是俄罗斯人的变种；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是臆造的民族概念，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民族，等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季莫申科说：“白俄罗斯不是俄罗斯帝国的殖民附属国。”“白俄罗斯的省份，在法律地位上和邻近的其他俄罗斯省份没有任何区别。”^①对于摩尔达维亚民族，苏修叛徒集团不称他们是瓦拉几亚人，或达克——罗马尼亚人，而学着老沙皇的腔调说，摩尔达维亚人“只是略变的俄罗斯人”，“一些斯拉夫部落也参与其形成”，等等。

苏修新沙皇这种殖民主义者的狡黠诡辩，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个腔调。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在高唱日满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田园诗中，疯狂侵略中国，对他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野蛮的屠杀。纳粹德国也是高喊与捷克人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同时，赤裸裸地用武力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第三，苏修叛徒集团把沙皇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侵略，说成是帮助被压迫民族“解除了苦难”，“传播了文明”，“促进了生产”。

恩格斯早就深刻地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苏修叛徒集团违背历史，背叛马克思主义，把沙皇俄国用火和剑、饥饿和皮鞭所造成的“各族人民的监狱”，说成是各族人民的“天堂”，他们妄图以此来麻痹广大群众，使各族人民忘记他们悲惨的过去和悲

^① [苏]《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第1期第40、50页。

惨的今天。

赫鲁晓夫 1964 年在中亚细亚几个加盟共和国首都发表演说时，不断地强调两点：一是俄罗斯帝国吞并各个民族地区给这些民族带来了和平和安宁，结束了内部纷争和封建割据的状态，使这些民族得到了解放；二是俄罗斯帝国给这些民族带来了高度的文化，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俄国侵占这些国家和民族，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对这些民族实行何种迫害，“在历史上也是进步的”，“都具有客观进步意义。”一部苏修的官方史书写得更加露骨：“尽管沙皇政府采取殖民政策，可是中央亚细亚的归入俄国版图，却对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积极的影响，在客观上产生了进步的结果”。^①

赫鲁晓夫之流这套歪曲历史的鬼话，与历史上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完全是一个腔调。俄国的沙皇，从伊凡三世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哪一次出兵侵略，不是说当地人把他们请去的，不是说为了解放那里受苦受难的人民。叶卡捷琳娜女皇废除乌克兰地方自治，把乌克兰置于她的管辖之下，说成是为了解放乌克兰“人民，……把他们从许多小暴君折磨下解放出来。”“为了使小俄罗斯（即乌克兰）人民在沙皇陛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自由。”^②胡说什么沙皇亚历山大三次镇压波兰的革命，最后与西欧列强瓜分了波兰，也完全是在波兰人自己要求下进行的。还公然胡说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是为了解放波兰人民，是“一个纯粹的解放行动”，“就是把波兰人从他

① [苏]《世界通史》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671 页。

② 索洛维约夫，《历史》莫斯科版第 13 卷第 200、347 页。

们自己内心的虚伪中解放出来。”^①

至于说到沙皇俄国给各民族地区带来了文化，传播了文明，更是十分荒谬的帝国主义强盗的逻辑。列宁曾经指出，在沙皇俄国，“‘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8页）在十九世纪以前，波兰、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人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一般都比俄罗斯人高，至于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等民族都是古老文明的国家，他们在俄罗斯还没建国以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就已经有了文字。而历史文明发达较晚的俄罗斯又怎么能把文化带给这些民族呢？俄罗斯有95%的人不享有文化，而它却能把自己民族没曾享有的文化赐给被征服的民族，这岂非咄咄怪事！无怪乎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一个外国记者愤慨不平地说：“当我们已经会腌咸肉，俄国人还住在树上呢！而他们却叫我们讲，俄罗斯文化为发展格鲁吉亚文化奠定基础。”

苏修新沙皇还一再宣扬，俄罗斯帝国无论侵占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到发展，经济就得到繁荣。他们胡说什么在沙俄侵占整个拉脱维亚以后，拉脱维亚就“得到了发展自己经济的良好条件。”“爱沙尼亚并入俄国，在爱沙尼亚民族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促进了国家生产力的增长。”^②“重新合并于俄国对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城市

① 《阿克萨科夫全集》1886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382页。

② [苏]《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1959年版第5卷374页、第10卷992页。

手工业增长了,出现了工场手工业。”^①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宣扬帝国主义侵略有理论。这些话我们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当年英、美老牌帝国主义不是一面对殖民地进行侵略和压榨,一面高喊我们给你们带来了欧洲文明,带来了工业进步,带来了经济繁荣吗?

事实上,沙皇俄国对边疆异族的侵略,很快使这些地区经济停滞衰退,变成了贫困落后的殖民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那样:“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力图使边疆地区变成受工业发达的中部地区剥削的纯原料产地。”(《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4页)

第四,夸大“伟大俄罗斯民族”的作用,为俄罗斯帝国“恢复名誉”,替侵略者、刽子手及其帮凶们涂脂抹粉。

斯大林曾经指出:“在过去的时代,在我们国家里,掌握政权的是沙皇、资本家、地主,当时政府的政策是在于使一个民族——俄罗斯民族——成为统治的民族,而使一切其他民族成为隶属的、被压迫的民族。这是一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斯大林:《苏联各族人民的友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成就》引自《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4页)今天在苏联掌握政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样在推行这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他们为了永远地把非俄罗斯各族打入隶属的、被奴役的地位,便制造种种舆论,竭力夸大“伟大俄罗斯民族”的作用。当然,他们对于广大俄罗斯劳动人民并不会有什么偏爱,而大肆宣扬“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作用,无非是宣扬

^① [苏] 达秋克主编:《苏联历史》莫斯科1970年版第1卷第104页。

俄罗斯统治者的作用，宣扬他们自己的作用，为他们的倒行逆施编造骗人的谎话。

为了这个目的，在苏修报刊上到处充斥着诸如“俄罗斯民族是领导者”、“是老大哥”、“是伟大的母亲”，“俄罗斯人在周围各族人民中负有特殊作用和使命”，而对其他各个民族则称为伟大的俄罗斯的儿子和小兄弟，他们只有在俄罗斯的无私援助下才能摆脱异族的压迫，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取得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的伟大胜利等等。有的下流文人甚至在刊物上公开编造神话说：俄罗斯是斯拉夫各族人民中间早就享有盛名的“伊凡爷爷”，他善良、勇猛、强壮，各个民族都象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他前来解放自己的小亲戚。^①然而，这种比《天方夜谭》更加荒诞无稽的神话却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先后在国内国外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着，不遗余力地鼓吹着。赫鲁晓夫在1963年国外访问时不怀好意地吹嘘说：“在我们的时代……斯拉夫民族的团结更具有了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靠编造这些离奇的神话和无耻的谰言，为他们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残酷镇压各族人民大搞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为了适应当前的政治需要，又竭力为俄罗斯帝国恢复名誉，把一本血淋淋的侵略史说成是“伟大的不分割的共同祖国”的发展史，把沙皇俄国对外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说成是“军事荣誉”；把它对外采取的阴谋、讹诈，说成是“外交的辉

^①〔苏〕《南部和西部斯拉夫人史纲》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76页。

煌成就”，“俄罗斯外交的伟大传统”。对于残酷统治各族人民的沙皇和他的将军们，从伊凡雷帝到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哈巴罗夫将军，一律摘掉他们头上戴着的暴君、大棒、魔王、刽子手、侵略急先锋和殖民主义者的帽子，统统给奉上“解放者”、“俄罗斯农民的代表”、“新土地发现者”、“俄国探险家”、“开拓者”和“航海家”的桂冠。请看他们是怎样恭维那些侵掠我国神圣领土的刽子手和野心家吧！“伊凡·莫斯克维京和瓦西里·波雅科夫、叶罗菲·哈巴罗夫和谢苗·杰日涅夫、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和阿列克塞·奇里科夫、维图斯·别林格和斯捷潘·克拉舍宁科夫这些新土地发现者和航海家，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俄国探险家和开拓者的名字，已经永远记载在远东城市、海湾、海峡、岛屿、河流和山脉的命名中了。”^①

与这些无耻的吹捧相反，他们却竭力在贬低俄国境内各个民族对于沙皇统治进行英勇反抗斗争的意义。对于革命导师和苏联革命时期许多著作中称颂为反抗斗争领袖，农民起义英雄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历史人物，苏修叛徒集团却污蔑为“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反动人物”。例如，被马克思称为“民主主义者”的沙米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5页），在十月革命后许多革命著作中都被作为高加索山地各族人民反对沙俄殖民政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来歌颂。可是今天，苏修当局国定的历史书中，却把沙米尔说成是“土耳其及英国的奸细”，“沙米尔所领导的山民运动并非民族解放的民主运

① [苏]《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1971年第19期齐缅科夫的文章。

动，而是受英国资本主义及土耳其苏丹所利用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它是违反山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①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篡改、阉割和歪曲苏联历史。他们用强盗的逻辑编造出种种离奇的神话，其目的就是在向苏联人民灌输这种精神，即昨天的俄罗斯帝国和今天的俄罗斯帝国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昨天的俄国农奴和今天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奴隶，尽管受着种种压迫，生活在“不可分割的共同祖国”的“天堂”（实际是各族人民的地狱）里还是幸福的，围绕在“伊凡爷爷”的身边，精神上还是可以感到自豪的。苏修叛徒集团用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皮靴，野兽一般地践踏和蹂躏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是要把仍然燃烧在各族人民心头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给彻底扑灭，使各族人民忘掉自己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永远生活在俄罗斯化的毒气之中，永远匍匐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皮鞭之下。

^① [苏]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历史》莫斯科 1955 年中文版第 185—187 页。

五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 反抗斗争日益激烈

恩格斯曾经指出：“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9页）列宁也曾说过：“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穷凶极恶，残酷地压榨和剥削苏联各族人民，激起了各族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斗争日益激烈。近几年来各族人民反抗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从乌克兰到中亚，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高加索山地，风起云涌，此伏彼起，互相呼应，持续不断，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反抗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提出改革政治和经济的纲领，举行各种会议，示威游行，罢工旷工，抢劫武器，袭击党政机关和民警局、所，跳楼自焚，劫持飞机，开枪射击苏修头目，连苏修叛徒集团统治最严的集中营里也有抗议活动。这些铁的事实既戳穿了苏修叛徒集团散布的什么苏联国内“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已经消灭”的无耻谎言，又说明了在苏联的大地上反抗斗争的星火不仅年年爆发，而且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形成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威胁着新沙皇的反动统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座“各

族人民的监狱”，定将被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苏联各族人民给彻底砸烂。

乌克兰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乌克兰民族是一个具有反抗斗争传统的民族，历史上从来未曾屈服于异族人的压迫和统治。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苦痛和灾难，已使乌克兰人民对他们积下深仇大恨，民族意识日益增强，民族解放的要求日益高涨，反抗苏修新沙皇民族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在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中间，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

列宁曾经说过：“利用禁止纪念舍夫琴柯的事件来反抗政府，是最好的、绝妙的、最顺利的和最成功的宣传方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宣传方法来了。”“自从采用这种方法后，千百万‘庸人’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深信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名言是正确的了。”（《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3页）今天，乌克兰人民也正在利用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作家舍夫琴柯的机会，进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民族压迫，要求民族解放和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宣传活动。每年四月，舍夫琴柯诞辰的前前后后，在乌克兰各地，特别是在竖有舍夫琴柯纪念碑的基辅公园里，总有大规模的群众自发组织的集会活动，最多时达数万人。集会上，除进行宣传讲演外，并散发传单和地下刊物。苏修当局每年都调动大量军警，冲散会场，殴打和逮捕与会群众。但是乌克兰人民不顾苏修军警的镇压，这种纪念活动不但每年照样进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深入乌克兰全国各地。

进入60年代后，在乌克兰各地先后建立起一系列地下组织。参加这些地下组织的人，开头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和机关

干部,后来逐渐有工人和农庄庄员参加。他们散发传单,出版地下刊物,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民族压迫,要求乌克兰民族解放与独立,有的甚至提出打倒“克里姆林宫新沙皇”,推翻“乌克兰殖民政权”的口号。他们还引用列宁的口号,号召苏联军队中的乌克兰人把枪口掉向他们的压迫者——俄罗斯人。1976年9月,乌克兰某一地下组织在苏联国内散发一份传单《告苏联和世界人民书》。传单揭露了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民族和阶级压迫、变苏联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种种罪行。传单呼吁:“苏联非俄罗斯人民,警惕地保护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为自己的学校、科学和传统而斗争”;传单也呼吁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国人民进行合作,反对新沙皇,争取每一个国家人民有国家独立和建立符合其内部利益的社会制度的权利。

乌克兰的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使得苏修叛徒集团心惊肉跳、惶恐不安。他们一面责怪乌克兰党政头目在“克服民族主义残余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本事”,一面派出军警特务,对乌克兰人民进行了三次震动了国内外的大逮捕。但是血腥的屠杀镇压不了人民的反抗。正象列宁指出的:“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只能引起愤怒。”苏修当局的三次大逮捕,使得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进一步采取了游行示威和武装冲突的形式,而且规模更加扩大,参加者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1972年6月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有几名乌克兰青年指责一个士兵,说他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因而遭到逮捕。由此激怒了乌克兰人,大约有一万到一万二千名工人

和妇女，在街头举行示威，强烈要求释放被捕青年。愤怒的人群毁坏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厦，销毁了所有的政治文件、护照和公民档案材料，打破了门窗，撕毁了勃列日涅夫的像。另外几批示威者毁坏了州的党、政、军（包括共青团）的机关所在地大楼。苏修当局从全国各地调去大量的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和消防队，对示威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当场开枪打死数十人，打伤者数以百计。

苏修新沙皇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吓倒乌克兰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紧接着又爆发了。1972年9月19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愤怒的人群大批大批地聚集在一起，包围了州的党总部，对苏修当局的民族压迫政策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族自由、独立的要求。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推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民中间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里也成为苏联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之一。西方报刊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是苏联“民族和宗教方面风潮的舞台”。激烈的反抗斗争使苏联统治集团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外刊报道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是仅“次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盛行的地方”。他们“对苏联制度的反感是强烈的”。^①就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喉舌《真理报》也不得不承认，“在立陶宛共和国相当广泛的居民界中，可以感到民族主义的情绪”。

① 【日】《读卖新闻》1972年5月31日。

1972年5月14日，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共青团员卡兰塔为抗议苏修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在立陶宛考纳斯市的中央公园自焚。从这天起，民族反抗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数千名青年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给“立陶宛自由”的口号。手舞警棍的警察也无法阻止示威队伍。青年们烧毁了前去镇压的警车、汽车和专政机关的大楼。苏修当局出动了内卫部队和伞兵部队进行镇压，几十人被打伤，八百多人被逮捕，二百多人被关押和判处徒刑。但是，血腥的屠杀使广大人民更加看清了苏修叛徒集团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在卡兰塔自焚之后，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接连不断地采取了各种形式，与残酷地压在他们头上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1972年5月31日，又一名青年登上瓦列纳城的一座四层楼的顶层上，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划了一根火柴，跳楼自焚。6月3日，工人安德鲁斯·胡卡维立斯在考纳斯广场自焚身死。6月9日，立陶宛老工人考斯卡斯抗议苏修统治集团对立陶宛的民族压迫，自焚未遂，被警察逮捕。6月11日，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举行国际手球比赛时，立陶宛学生拒绝在演奏苏联国歌时起立，并散发传单，抗议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1973年5月，立陶宛夏乌利亚伊市一些青年，抬着十字架爬上城堡举行示威，十字架上有两把剑刺穿一颗心，一把剑上有一个卐字，另一把剑上刻有苏修叛徒集团的记号。同年10月，该市的大学生又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传单上有“打倒苏修统治”、“俄罗斯人滚出立陶宛”和“自由属于立陶宛”的口号。

近几年来，立陶宛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出版物逐年增加。尽管苏修当局出动大批克格勃特务严加控制，但是1976年，地下刊物又增加了三份。西德《播种》杂志1976年第7期刊登了一篇题为《立陶宛的反抗进入新阶段》的文章，文中说，立陶宛已经开始采用新的斗争方法。他们还仿效莫斯科《时事纪事》的形式，最近也开始出版《立陶宛纪事》，并把出版物寄到国外。出版物中揭露了苏修当局迫害立陶宛人民的各种专横跋扈的罪恶行径。

在拉脱维亚，有一个波兰裔集体农庄主席伊凡·雅希莫维奇，因抗议苏修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反对苏修在国内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给苏修头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要对拉脱维亚人说，拉脱维亚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我的故乡，我会那里的语言，如同我会波兰语和俄语一样。不要忘记在拉脱维亚和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还有你们数以千计的同胞！”1969年4月27日，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市，大学生里普斯在市中心广场自焚，抗议苏修叛徒集团对拉脱维亚人的压迫和苏修对外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

爱沙尼亚的民族反抗斗争，从赫鲁晓夫时期就开始了。在50年代，年轻的鸟类学家马尔特·尼克卢斯把一套反映爱沙尼亚人民悲惨生活的照片寄到国外，以示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反动统治的反抗。继此之后，有人在墙上刷写反抗口号；有人投寄抗议信；有的大学生组织拒绝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会议。1971年8月10日，出现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政治纲领，要求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爱沙尼亚未来的命运，并提出了新宪法的原则。同年，开始出版地下报纸《爱沙尼亚民主主义

者》。1972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和爱沙尼亚民主运动这两个组织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寄了两份备忘录。1974年，又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写信，揭露苏修统治集团迫害少数民族的罪行。爱沙尼亚人民强烈反对苏修统治集团对民族文化、艺术和语言的歧视，他们提出要保存自己首都的民族文化，在艺术上要求发扬和保存民族的风格。炽烈的反抗斗争使得苏修统治集团惊慌失措，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1972年3月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民族关系方面的思想教育问题”，加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中亚细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民族反抗的斗争也日益高涨。1969年4月底，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帕赫塔科尔球场进行足球赛时，由于长期受到民族压迫与歧视积满了对苏修叛徒集团深仇大恨的乌兹别克人，与进行挑衅的俄罗斯新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暴力冲突。苏修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并对被逮捕的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审讯。此事引起了乌兹别克人的极大义愤，5月初，塔什干市上万名居民举行群众集会，高呼“俄罗斯人滚出乌兹别克”的口号。苏修当局为了镇压乌兹别克人民的反抗，除了派出大批内卫部队镇压，当场逮捕150多人之外，还在塔什干市委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加强反对流氓行为的斗争”和“加强维持公共秩序的步骤”等决议。

在吉尔吉斯，反抗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的斗争，也用不同的形式开展起来。有一个称作“吉尔吉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组织，向全体吉尔吉斯人民发出号召书，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号召书中说：吉尔吉斯和中

亚细亚地区的“新的民族精神正在成熟，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新的精神和思想正在产生和传播。”“许多人在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中宁愿牺牲自己。”他们相信，“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帮助下，中亚各国人民一定能够从苏俄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最近，在《苏维埃吉尔吉斯报》1976年1月17日刊载的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的一段报告中透露，苏修当局在建筑业推行的加强剥削工人的新花招——“兹洛宾方法”，在吉尔吉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结果，按“兹洛宾方法”工作的84个施工队中，“只有8个队去年达到了规定指标。”此外，劳动人民还以旷工、怠工等方式进行反抗。乌苏巴利耶夫在报告中哀叹：“地方工业及轻工业企业由旷工、停工及经厂方允许的没理由休假造成的工时浪费是大量的。仅共和国建筑单位，过去5年中旷工数就达30万5千劳动日以上。”

在哈萨克奇姆肯特市，1964年6月7日，一名出租汽车司机阿法纳西耶夫被警察打死，激起了民愤。几年来压在人民心头的阶级仇、民族恨爆发成暴力行动，愤怒的人群烧毁了民警总局和民警分局。吓破了胆的苏修当局，向70公里以外的塔什干市发出了紧急呼救，从那里把大量的坦克车和装甲车开来，武装军警开枪射击示威群众。但是，愤怒的人群却每分钟都在增加，并向当地监狱进行长达4公里的进军，目的是要求释放监狱中被苏修当局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罪名加以迫害的人。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人民对于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维埃国家政权性质，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大反斯

大林等种种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与这一小撮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要拆除斯大林的塑像时，格鲁吉亚的哥里市全市人民紧紧地团结起来，用自己的身体保卫斯大林塑像。不顾赫鲁晓夫之流派出大批警察进行疯狂镇压，哥里市人民终于英勇地把斯大林塑像保住了。此后，格鲁吉亚人民反抗苏修叛徒集团反动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1973年5月27日，反抗苏修叛徒集团的民族压迫和残酷剥削的群众用炸弹炸毁了第比利斯大剧院。同年夏天，格鲁吉亚人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内市与奥尔忠尼启则市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将现在属于俄罗斯联邦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划归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民对于苏修叛徒集团的不满和反对情绪，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在各种场合里公开地表示对斯大林的崇敬和钦佩。在哥里城由于广大居民的强烈要求，斯大林博物馆至今仍然开放着。在格鲁吉亚任何地方任何一次宴会上，人们第一次举杯和最末一次举杯祝酒，总是为着斯大林的。^①

苏修叛徒集团步老沙皇的后尘，残酷野蛮地迫害各族人民，把今日的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也激起了军队许多人的不满和反抗。1967年，民警中尉佳克给苏修“二十三大”写公开信，谴责“克里姆林宫沙皇”在乌克兰保持“殖民政策”，要求改变对乌克兰的民族政策。1962年，乌克兰人民因为反对民族压迫和要求民族平等，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苏修当局派军队镇压，但是乌克兰军区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

^① [美]《纽约时报》1967年4月9日。

反对屠杀自己的阶级兄弟。苏修当局没有办法，只好从另外两个军区调来部队镇压。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附近的波罗的海舰队中，由苏联军官们组织的一个地下组织“争取政治权利联盟”，提出反对苏修当局对苏联各族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革命口号。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苏联各族人民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各族劳动人民，包括俄罗斯族人民在内反对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整个苏联人民为推翻苏修叛徒集团法西斯统治，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下，苏联各族人民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联系在一起。苏修叛徒集团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正在唤起俄罗斯工人阶级对统治集团的战斗精神，因为他们明白：“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0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真正原因是苏修新沙皇的反动统治，是苏联现存的社会制度。只有推翻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改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各族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锁链才能彻底打碎。苏联社会里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压迫也会随之消灭。苏联各族人民受苦的根源和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现在，苏联少数民族的反抗

运动和整个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象两股巨大的洪流汇合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可以预言，苏联的民族斗争，将把火星抛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苏联各地，接着随之而来的将是苏修统治集团和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一起，在历史的怒涛中被彻底埋葬。

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指出：“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今日的苏联，全国都布满了干柴。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惶恐不安，深深地陷于不可解脱的政治经济的危机之中。只要看一看苏联全国各地、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地用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狠狠地打击这一小撮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垄断寡头，就可以知道星星之火距离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正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所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绝不能容忍新沙皇长久地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他们既然能推翻老沙皇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也一定能够冲破苏修叛徒集团法西斯统治的冰层，让社会主义的春天重新回到苏联的大地。

